書

見命集

乾

昆侖集卷之十一目錄

書

答趙叔章 文命

昆侖集卷之十一

書

上藥泉南相國 癸亥

即日幾暑猶熾伏問台體動息神扶清勝區區瞻慕未敢少弛久矣承候之闊絕懸誠懷仰無所效實雖因病頓放廢自致闕然私心愧訟則亦深矣伏惟大度已垂諒恕也被放投閒今有歲年雖士民嗟悼久而猶鬱其於反本歸根收拾晚暮益進於彌高彌卲之域抑可謂善刀矣且歛經濟於丘壑寄忠猷於書史卽晉公所以服良規也竊計日新之德富有之業

不比於坐廟朝圖事樞之日而亦有以忘年數之不足也顧此係戀游方纏拘病恙無計登門屛奉誨言徒有馳誠願言而已若世路之多變時議之猶激此自外境又何足仰煩也侍教生今夏病劣尤甚殆無一日寧居家親情迹危蹙棲屑靡遑種種悶撓無暇於書帙功課竊自悼心無足爲門下獻者矣止祝以時增衛爲國加愛謹不備

上南相國 丁亥

卽接朝紙 聖批特許休致茲實薦紳間希覯之盛事列朝來罕有之曠典高風灑然晚節益光區區見

慕者聽於下風不任瞻聳謹誦坡公賀歐翁之語所云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者獻喜於門下耳日者赤舄之造朝屬有母病竟孤掃門承候之願私懷悵仰彌日不釋計當視湯藥之暇趨謁於所次姑此先修起居不備

上李掌令 世弼 論心經 戊寅

生是氣用事時方生

用事字若闊略看過則雖似無病細細看來終覺下得太重盛指縷縷所以辨破者似皆中窾而宋相都不省納殊未可曉如盛指所云人心之發理爲主而

氣不用事則亦爲道心者卽自人心亦道心之說推演出來而殊覺明確宋相乃謂無曲折而病於太快竊所未解夫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卒然遇之心必從焉此之謂人心而霎爾之頃旋覺其爲聲色之累而輟視斂聽則便已爲道心其所謂人心道心非若分門對壘雙頭並立者然瞥然起滅之際有彼則無此有此則無彼初非二箇心同時兩存於一腔子之中也若所謂聽命者又非若將領出號令而軍卒聽發放也特以難於名狀借義爲辭耳朱子所謂又非有兩心者然也今日始雖發於形氣而必須聽命於道

心然後得人心之正然若以得其正者直爲道心則
更無人心之名旣曰得其正則卽此便是道心直謂
道心更有何疑如其不可謂道心則抑將反謂之人
心耶其將喚做何心耶纔得其正固是道心而人心
之名自在於發於形氣之始又何疑於無其名哉又
引中庸序謂之上智之人心本自安帖不危若指此
爲道心則上智終無人心之名此又未喩夫耳目之
於聲色天下之人有同好焉所謂堯舜與人同者上
智安得無人心特以精一之功無少間斷僅能安帖
不危其於人心之發每每理爲主而氣不用事然其

發於形氣者一日萬幾一念或忽亦曰殆哉所謂惟聖罔念作狂者此也故堯欽舜業禹祗湯栗不敢頃刻而解如其不然則日用間發於形氣者安可保其不流於私慾耶然則何可以其理每爲主便疑其終無發於形氣者耶由此言之盛指云云何可謂無曲折而病於太快乎

至於盛指所謂在氣之欲用事未用事之境界易流於不好者方是人心本然之體段云云恐欠精當宜致駁難而宋相說欲其所當欲者人心本然之體段云者亦似欠的何者欲用事未用事云云謂之人心

之地頭則可謂之體段則不可欲其所當欲云云謂
之人心之作用則可謂之體段則不可惟是下文盛
指當以危字爲體段一語恐最得之而明齋乃曰以
危字爲體段於名義益遠竊所未曉今欲稍演危字
之義而純用朱子之說曰危殆而不安卽人心之體
段云則未知何如至於所當欲之當字下得較重若
不活看作當理之當則其於意義尤見乖失而明
齋乃主此說至以不過其節者人心之本然等句演
釋當字之義此恐失之益遠上文盛指所云若以此
爲體段則何以曰惟危等語明的難折故明齋又謂

欲其所當欲者上智之人心另著上智字欲以遮揜得過若然則衆人將遂無人心耶然則刪去當字只曰欲其所欲云差似近之而終屬作用而不可曰體段如何如何此段玄石所論殊未分曉至其所謂若無目欲色三件說本自無事云者終未可知也

以上許多論辨其源皆在雲峰說而諸賢所論之得失姑置勿言以淺見言之無論用事字之有病無病卽其使得氣字似乎大錯蓋生於形氣之氣字非理氣之氣乃血氣之氣何以明之夫所謂人心伊何生於形氣者如曰人心之所由生在於形體血氣也夫

耳目之於聲色飢寒之於衣食有觸斯感隨處闖發而既非善端又不可謂惡念故不得已別立人心之名號而朱子又以生於形氣釋之形字卽貼得耳目之屬氣字卽貼得飢寒之屬生猶發也言是心由是形是氣而發也今雲峰說氣用事之氣字明是與理對之氣而乃欲以此推釋生字之義不亦舛乎然而退栗兩先生不以爲非云竊所深訝也且理氣之氣雖與血氣之氣同是一氣然一本萬殊旣相懸遠而緣文生解之義又不當滚作一物爲說也如何如何

惟欲易流

此句誠有可疑若不能善觀則人心人慾及七情都無分別校本兩下立說以存疑晦未决之意者良以此也前此看此句時私心致疑亦如校本云云今見盛指以易流字明其爲末流之慾極分曉極精當頓釋前疑可幸可幸

心之虛靈知覺

虛靈分體用自玉溪已失之太分析釋疑舊本以寂感釋虛靈是體用之中又分體用盛指論辨誠似得之改辭更著所以字以作分體用之樞紐雖似近之而旣曰靈者所以能應結之曰能應故有知覺之理

夫心先有知覺而後能應事物則能應固是知覺以後事今欲論知覺以前境界而乃曰能應故有知覺之理是欲必分體用而反不免爲體用倒置之歸也明齋所謂恐似倒說者艮是艮是無已而必欲分開立說則改應字爲感字曰靈者所以能感能受而感故有知覺之理云則稍似穩貼蓋有感故能應感爲體而應爲用也如何如何

情無可施功處

大學誠意之意只論爲善之意誠與不誠非就情上況論者傳文毋自欺愼其獨等語可見也其不曰誠

情而曰誠意者職爲此也今乃因此而便謂情無可施功處則大不然中庸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大學忿懥恐懼欲得其正皆於情上做工凡儒者工夫正要此間著力今曰無可施功深所未安盛指引君子反情及約其情以明無可施功之差謬誠是妙妙而朱相乃謂全不是而只曰反情約情之情皆意也不復說出全不是之所以然尤似未瑩

道心惟微

盛指眛微小微精微三件說儘是細密固當如盛指以精微爲主然以中庸序微者愈微一句觀之則帶

得昧微小微之義可知此則宋相所謂亦可互看者
恐似得之中庸序旣曰微妙難見又曰微者愈微微
妙之云初無帶病底意思愈微之云明是帶病而言
上下指義微覺相乖誠爲可疑家親以爲妙字與眇
字意味相近古文或通用微妙之妙字若作眇小底
義看則與下文愈微自不相妨未知如何
聲色臭味用力克治
此段盛指所論雖深知西山之意而克治字之用於
人心終非本面目玄石說最似明確如何如何
率性之謂道 此道字專言理歟兼言氣歟

盛指末端所云終不可謂兼氣而言者似爲得之而上文又謂終不可離氣而言乃作兩下之說竊以爲欠分曉古聖人說出道字固多兼理氣而言者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已至於中庸首章則特言天之所命者喚做性續言循天之所命者喚做道故朱子去其中發揮推演之曰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正所以明夫斯道之由於斯性也今若曰此道字兼氣而言則天命之性字亦爲合氣質之性其與子思本指與夫程子性卽理之旨不翅相悖豈其可乎盛指又引日用事物

各有當行之路以證兼氣而言此尤可疑所謂當行之路即當然之理也非可兼氣而論者然則此適足爲專言理之證而盛指云然竊所深疑也

此外辨說盛指多似明的今不可枚舉姑取有得於私心者略此仰復而語多劘切前輩極知僭妄一覽之外毋置㫄眼旋賜還投乃爲大惠伏望深諒

答金叅議 昌協○癸酉

前歲伏蒙答書推延其善啓導其所不至辭旨深厚周悉類世俗還往者不翅相萬叩之以寂寥數語應之以累百餘言求之以文藝之末引之以道學之高

至謂不佞有可與適道之資反已而責其實誠無以
辱君子之知者此特執事愛材淑人之意雖在愚陋
蒙識亦不輕棄而使卒有聞也奉書申讀欣愧悚悅
交積于心累日不敢釋書辭久宜復冬春來疾疢薦
仍不一日寧居又苦信使無便闊焉若遺忘奄及周
歲不敏之罪亦惟閤下恕之不佞受性懶慢體復多
疾平居動止非重禮大賓罕能莊敬自持㓜少時亦
嘗受經書讀習芒芒焉都不知爲何言何事益壯又
自喜爲詩致心而求之者亦且數年雖於其至者槩
未知得也然嗜好之深一切脫去自不易亦足爲志

道之累矣比年溫閱舊所讀經傳得以時時問難於家庭於古聖賢立言教人之旨稍若有見心中竊自興起乃覺夫丈夫所志不止乎文章事業之爲貴然疾病之所攻蝕汙染之所移奪其所存者蓋亦無幾矣時於處靜繩考其行事輒復竊自嗟慨及得所被書既自躍然喜已又騂然愧其所以喜者以執事文章學業譽望隆大四方才雋之士飾名行攻藝術幸見知而不敢幾焉者相比也今於不佞既可其文詞又將進而登之開聖賢之門而毆之是其相取夫豈苟然而已其所以愧者以執事之賢而辱相取之深

而顧其所有空虛惟是負見愛之意而傷鑑人之明是恐是懼然因是而振發奮厲得以樹其志而恒其業卒不爲鄙細人之歸焉則亦閤下之賜大矣敢不自勉秋氣日高伏惟體候萬福不備再拜

上徐判書 宗泰○戊寅

晋擢卿月寔允師望瞻聳倍增然位崇則責益重名大則實難副自古而已言之矣竊計冲襟謙度以榮爲懼所祈益懋素履勉恢大業以副見慕者區區之誠也詢及洪生事嘗愍其抱絕藝而處窮途身不免於凍餓名不霑於一命而顧此力無以相扳欲學昌

黎公薦孟郊之爲而又患無公卿大人愛材好事者爲可語此者向也承誨時偶值台指之及此因有數三仰復者竊頌台座於此子進無一日之雅退無折簡之託而輒爾垂念至此使蘇鱗處之必無近水樓臺先得月之詠矣今復眷眷不置益見急才之盛義而於此子亦心肯命通之秋也然事會易差求託多歧惟在毋撓而亟成之爲得也餘姑不備

上徐判書 甲申

日來寒凝未審台體動定神衛伏深瞻傃盛製今始璧完評品固所不敢而旣承前後勤教姑以蠡測妄

論之其全體則樸素緼藉宛有揖遜雍容之色彼尖巧以爲工呌噪以爲雄者覩此當有愧色嘗竊謂文章多象其人之德今復驗矣若就卷中諸作言之律語固多沉著可諷而五七古絶句恐尤善如孝娥歌及箕灣諸絶足稱家數敢爲之屢歎其間或似有一二瑕瑜而譬之觸目琳琅寶重之不暇何容遽爾指議耶若拳拳於道學風教之興廢切切於倫親孝慈之道尤令人起敬非敢諛也乃公誦也不備

上徐相國 宗泰○乙酉

晉膺玉鉉之命允符朝野之望宜以時賀者顧親

癠彌劇日夕憂撓殆無暇時旣未踵門請候又闕竿
尺之禮正有懸心馳仰之私茲於匪望伏蒙賜之手
教問訊湯憂益見眷睠之敦存與之深以感以愧不
省所言因得以備審江寓涷沍中匀體動息神扶萬
福區區又不任忻釋之至側聞　聖諭寀隆史官相
守伏想循牆之雅志愈益難措也比者或人漫傳所
聞云端揆去就外間有二說一云廟堂久曠而　天
眷彌勤宜勿過爾撕捱趂今歲造朝一云情迹旣有
不安宜以十章懇辭爲義昌大敢應之曰兩說皆恐
未當君子進退之義惟視君上必欲用我否耳廟堂

之曠誠大憂也何可不待恩禮之誠摯而苟限歲月之改換爲去就之度也哉若恩禮果已誠摯吾 君有必不捨之心則以栗翁之嚴於進退三黨交攻之後旋赴天官之召見今情迹視栗翁所遭輕重爲何如而必又苟計章牘之多寡而爲去就之度也哉此皆纏繞末梢之俗論未足爲大臣毅然之節也竊計意下已自審其冷暖而敢以妄論仰布亦欲因以獻一得之愚耳未知如何但今時勢國憂甚於漏船朝象甚於亂絲而執事者以不貲之輿望當至難之丕責將何以熙庶績釐百度上副 主意下塞羣情耶

平素見愛者又不任憂仰然愼以事上謙以臨下聽人以公持已以簡自在執事者能事持是以往行之以無倦而至於養剛大之勇以裁事變恢受人之量以廣忠益亦在乎加勉今日一分輓回一分救得不望於閤下而更於何望乎竊伏下風傾耳而待輿誦焉不備

上徐相國 丙戌

發春有日餘寒猶峭伏惟台體履端膺福區區不任馳仰側聞駕入都下拜命於大庭庶民加額而望士大夫拭目而觀思見德化之維新甚盛甚盛聽於下

風竊所傾聳然責大則難酬望厚則難塞易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雖在往古平泰之時居是位任是責者不易爲也況今國勢朝象凜有危亂敗亡之慮不敢知閤下將何以克濟而有終以免大易之戒乎愚於是旣有不寐之喜而又切忘食之憂也天下事有大本焉有要道焉誠能立大本而務要道何往而無成今日國事可言者多而格君爲大本閤下所當勉可言者亦多而通志爲要道何謂格君積誠納忠陳善責難使吾　君先立必治之志一變宴安姑息之習疏論筵奏懇懇款款庶有以警動聰聽孚感　聖

袞殿陛之間既屢有逆耳吁咈之言則因可以漸革
近日阿順之風而龍德日亢蔑輕羣下之患亦自此
而少愈矣何謂通志泰之彖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惟能萬物通而其志同然後泰之
道成焉故未有不通天下之志而能成天下之務也
豈惟君道如此雖宰相亦然竊嘗驗之前輩老成其
年位崇絶自與後輩名士相疏遠疏遠生阻隔阻隔
生疑間疑間之深爭端形焉爭端一形餘波末流終
至於滔天其源則皆宰相不能通志之過也通志之
道雖於閭井下賤亦當無所壅閼況後輩名士即出

入侍從之人所與共國事者乎經曰好問則裕古諺云百人之聚必有長慮遍志之要又不外於好問然亦何可家至而戶道在所擇之耳今日名流有忠志遠識者固不多見而亦豈全無其人就其素有知分而意中所可者數人隨加訪問周知物情擇其言之善否而取舍之斯可矣夫然則庶無睽孤乖絕之患而終享和平之福矣其於遍志成務之術思過半矣前狀敢以恢受人之量以廣忠益爲獻今復疏其目焉蓋謂閤下所當加勉者恐在是今日時義之先務亦在是故也顧嘗蒙幸荷愛於閤下不淺而念無以

仰報晝宵耿耿湯憂少暇既不能登時掃門則以竿
尺自道有不敢自外惟閤下恕其僭而察其誠焉不
備

上徐相國 丙申

側聞 聖上未寧之候進退靡常尚未占康復之慶
臣民憂慮大小同情伏惟嘗藥之地焦迫自倍仍念
閤下以衰晚之年躬夙夜之勞輿居動息得無愆於
常節乎區區慕用之誠又不敢以哀迷而或間也先
妣幽誌之文曩嘗仰請於臨況之日矣顧因疾病憂
撓無一日之安已又獲戾神明奄至於大故哀荒擢

隕危喘凜凜事行之狀久未暇於撰次近始草定錄成一通輒敢再拜進獻于下執事伏希留納竊嘗謂婦人之得表見於後世有三難焉有其德之難也得其所託命之難也記述者遇其人之難也夫閨閤之爲居而保姆之與處所習者紡織組紃所治者米鹽酒漿耳進無師友漸摩之益退無經史講討之業識何由進而善安從生非有天資高明絕出於等夷則其不至於大過者鮮矣故曰有其德之難也婦人從人者也就令有德矣其所從凡庸爾則亦無以自立雖如申國之賢以正獻爲配原明爲子而後乃爲學

士大夫所稱道而見錄於大賢爲範於後人然此有命焉非可以力致也世有哲婦賢母而不得有良耦佳兒死之日名行眛沒者皆是故曰得其所託命之難也既有其德矣又得其所託命矣苟無能言之士紀之文章垂之簡冊亦不能昭示於永遠夫以敬姜之賢有禮也而又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向無左氏之筆修其辭而謹書之亦安得顯白於天下使百世之下仰其光耀焯然如前日也降及漢唐盧渾之母梅聖俞之妻得韓歐二子之文而與有千古不滅之名傳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不其然乎故曰記

述者遇其人之難也嗚呼先妣之德於狀文已舉其揄今不敢瀆告先君子名位光大而不得罪於天下之士不肖以非才辱在侍從之列若所謂所從者抑可謂不後於人矣其託記述之重以圖於不朽者顧可以苟焉而已乎伏惟閤下德行洽于宗婣聲實著於廊廟國人之所誦慕諸大夫之所楷式如其文章則愚竊自謂粗知之矣約而有體淡而有味含鋒歛華黯然有幽素之色揖讓之容求之古作者不敢知可方何人而要之非今世之文也有欲揚父母之名勒之金石者不於閤下而將誰望也哉抑念閤下之

於先妣實爲內外姑姪之親其於先妣之平生當亦得其一二不肖之願幸祈嚮於是而益切矣本欲扶衰踵門請教於左右並布愊臆屬閤下鎖直禁中輒敢以咫尺之書猥進其說伏惟鑑察而進退之

與南教官鶴鳴○癸未

闊焉不嗣音聽懸則深矣卽日老炎侍歡啓處伏惟萬安區區又不任馳仰令夏賤疾尤劇長日昏蟄不克自振書候之闕然蓋亦由此壯年羸病如此些些志業亦將一任放糜化兒之劇人有是夫自憐而已我東事蹟汔無編成一家言艮足慨然爲今急務無

如綱羅放逸而私家瑣力此亦有未易辦者且如侍生謏問陋識亦不知某所有某書某人著某說今雖欲廣加求輯殆近於無星之秤顧今世博雅多聞不得不以此事推袁矣今宜另取一小册列作長目備錄書編名色逐注某人所著藏在某所繕書二通一置座側一投侍生所以爲分力訪問之地未知如何如何曾見座下固有草件而雜瑣草賸不堪尋見幸復忘勞稍加釐正傳寫一本速便下投也聞有便忙寫不備

答南主簿鶴鳴○己亥

日昨短札謹領承落故事儘亦所欲聞者嗣是而有
教焉則幸也文字今始脫藁謹此呈覽先先生立朝
垂六十年事行既繁夥而又事重有關係者爲多顧
識解陋淺筆力又孱實難模寫其十一然區區者積
思裁量亦不敢有餘力焉第細入討究而籤教之大
體略倣歐公王范諸碑故家居細事全略之雖立朝
事只載其大者如是恐方得體如何如何姑此不備

答南主簿

暑潦蒸濡瞻慮有倍便中伏奉惠帖欣審靜履沖裕
無他文字籤論乙乙覽詳依從者固多謹於別幅疏

列仰對其不得從者視至可悉亟欲改書一通而此無書手未果或命侍者傳寫送示輔台而數家所籤論及今所條對俾有以條評可否如何

別幅

夢虎掌文不尚神異竊取歐公之意

銓郎時通塞諫長時論建初草多所記載此既與他文字體段不同下梢多大節目在所當詳則餘事直宜刊略自史漢列傳歐公范王碑皆然

尹鐫爲宰臣似近於筆法不宜刪少陵籤所刪改似簡要而記事之有原委恐未若仍存

閔黯去姓云云竊嘗謂記載家誅貶不係姓之去否叛逆如崔杼陳恒陳豨盧綰自春秋太史公皆不去姓邪惡如李林甫盧杞蔡京秦檜韓文公朱晦菴之文多不去姓人之有姓名所以章別也而世人同名者至多義所誅貶者正宜存其姓而明之

希載書中語意筵教既如此則當初自家之終不倡言誠合於道理時義而追後記載義當據實直書但據實直書則後來似有許多葛藤欲以微辭片語略蹕說過則左右思量終未得好樣道理姑說過如此大欠分曉未知如何而可耶更教之

老論西人南人字損竄並加籤而嘗謂旣有名目則據實記之乃合於記述之體且可傳信今日黨人曰士類則彼此皆自謂士類皆指人爲黨人後人何從而審知耶今欲還存並敎之

與尹大諫 幼麟 丙戌

阻拜許久瞻詠彌勤卽辰令履伏惟萬安區區又不任馳仰慈患浹兩月危頓醫藥憂遑未暇叅候願言如何旣不可以時拜討則以書尺通悉悉烏可已乎竊嘗謂士流之持論宜主寬平而不宜峻急其說有三傳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又曰君子亦黨乎

又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今以經訓觀之今世偏黨之士當爲君子耶否耶東西之分已過百年此固難醫之痼疾而至於老少則同室之鬬轉輾乖激式至於今日耳老黨之人凡於論議擧措一切以偏黨從事於所謂不爭不黨和而不同周而不比之義不翅弁髦之矣此正有識之所以深非力斥而國家之與受其敗世道之益無可爲亦職由此耳今老黨黜退少黨進用爲少黨者能以不爭不黨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爲心凡於論議擧措一切以公正允當從事且將物

我彼此之界好惡愛憎之心與夫平昔忿猜怨憾之端擔閣一邊只就每一事上先究義理之極折其是非之衷又必參之以時義事勢毋狃於積習毋牽於私朋獨觀昭曠之原執中緣督而行之務反於前車之覆轍然後始可以當經訓君子之目而合於古所謂彼以暴吾以仁彼以譎吾以忠之義矣苟不能是限之以物我彼此之界行之以好惡愛憎之心而平昔忿猜怨憾之端又闖然挾雜於處事持論之間則其於君子小人之目吾不知果奚處焉而又將與平素深非力斥之人同歸於一致卒無毫毛長短敗國

家壞世道之罪亦曰惟均正所謂以暴易暴以燕伐燕如是而自居於君子指人爲小人其孰信之此其宜寬平一也老少之分始於庚申後治黨人緩急之爭其時被罪者之源頭非有可惜特以濫觴過分則非王政之公故數三君子顯言力爭罹謗毁遭譴黜而不顧四方之公議翕然是之即小輩之根本規模不在於偏激峻急而在於平正寬恕然也向於一邊人則持平務恕惟恐其攻伐之或過今於老黨則不少平恕而惟以攻伐爲心則豈不爲前後矛盾首尾舛逆之歸而重失自家之本來面目耶況一邊人之

不韙有甚於老黨而特與少黨仇怨不至太深耳仇怨不深則雖如一邊人之不韙猶加寬恕仇怨旣深則本是同根而相煎太急此果爲公論耶否耶故少輩之治老黨亦必以平恕爲心彼雖有罪過甚於勘定之際秉至公而行大中持大體而略苛細俾無一毫過分之歸然後始不失少輩之本色而得免於矛盾舛逆之歸此其宜寬平二也斯二者以道理爲言而抑有一焉凡黨比相攻勢同戰陳名之曲直而得失係焉所挾之長短而勝敗形焉孤偃所謂師直爲壯魏相所謂兵義則勝兵法所謂以長擊短勿以短

擊長者皆謂是也嘗謂老黨之長在於偏峻少黨之
長在於寛平老黨之人世執國命黨親盤據植根固
流波漫其安身立命本不在於仁義誠實以挾藉爲
至計以驅喝爲能事至或假借名義以爲重或指陳
闕失以爲名雖其機關運用不越乎排軋異己圖濟
己私而推鋒賈勇人未易犯此正爲三王之罪人而
以爭鬬則莫强之兵也故其言論常主於峻急雖以
是至於敗衂而不自恤焉少黨之人羈旅之臣也内
外無所挾藉權力氣勢萬不及老黨而徒以區區公
論之空名得與老黨相抗其長專在於平正寛恕耳

今捨寬平而行峻急正所謂以短擊長譬如與人戰而失其長技吾見其終於大敗也目下雖獲一時之少利事變相尋於無窮而朝局之改換無常時移事往之後以公眼而追觀則爵祿榮寵之不能長保彼此同之而乃與本色寬平之寸長而並失之矣可不惜哉且夫爭者惡德也勇銳者雖若直快而不善者常多遜退者雖若怯懦而善者常多何者所謂勇銳者非勇於爲義乃勇於爭名爭利爭得失之場故也故愚嘗曰凡於黨論爭鬨之事進一步加一層者言論雖有可取其人必有病痛退一步減一層者如非

庸懦龍斷之人則必其有深慮遠識也況今老少長短之形如彼退一步減一層主於遜退然後可以服人可以自立老氏所謂柔能勝剛弱能勝强莊生所謂以小不勝爲大勝此之謂也此其宜寬平三也此三說者則皆是從頭循本之論也姑以目前發端之事言之獄事未及究竟凶言四字方在有無疑似之境而若因此事深治老黨則少黨當不免爲小人之歸此義想已深會而今姑槩論之此事源頭初非有實事有若上變之爲也不過罪人招辭中引告希載書而希書所云亦非指名据實上變之比不過以設

辭謂將有如此之患云爾設令果不載錄胡大罪也以源頭則不過如此而以今日道理言之尤有不可深治者何也初則出於順命所引希載書中假設之辭也終則發於林溥凶險無狀之疏也夫藉於希載書中假設之辭林溥凶險之疏託重於有無疑似之獄而欲深治素相嫌怨者之罪此豈士君子所可爲者耶此而深治則必受陷人之惡名無以有辭於後矣今一隊儕流中或有見不及此持峻於此論者如令公之重望固宜出力調停期於捄正決不可依違苟同也於此等處苟不能處之別白而同其波流則

終恐自謂士流而卒不免爲小人之歸也論者每以
關係至重爲言此尤有可辨者若有可覈之實事而
又明覈不錄之用意則固當以鷹鸇逐雀爲義何但
擬論以循常之罪罰顧其源頭旣無實事不錄之由
又無可明覈而託於關係之重欲治黨人尤見其藉
重論人適成不韙之歸矣未知高見以爲如何或曰
無論賊招輕重之何居當錄不錄之失烏得無罪此
言似矣抑有不然者不錄之由旣不可謂有他意則
不過曰不察也曰無情也以不察無情之事因林溥
之疏追罪諸人則又豈清朝之美事耶且雖儘有可

論而終於不論則自合於君子常失於緩之義豈不增光於士流耶令公如不早定主宰或不免爲左右雜進之言所牽輓則不惟國事之慮世道之憂擧一邊之士流將胥淪於乘時陷人之科而令公素有地望爲儕流所倚重末後評論必將以令公爲此論之魁此又可悶而可惜也如何如何愚於令公實有款款之誠而令公處地又爲士論之樞要脫或意見有毫釐之差則以公以私其將謂何由是積思成説縷縷及此幸熟覽數遭而旋還此紙也不宣

與尹幼麟 庚寅

閤轄軒不日將陛辭昨入城裏向夕爲進門下適值篤言悵然出郭惟有耿耿者在心耳關外事形即按莅之餘竊計弛張廢置已在度中而屬當廟朝憂虞之會村里繹騷之日既不可舒縱而乏功又不可嚴密而增擾區區者不能無爲台座奉慮也如何如何但今頽綱汚俗積習已痼一有興作奸弊隨生除萬不獲已而灼見善後者外恐不如仍舊貫之差爲寡過如何如何至於檢束裨胥勿之怙亂想不待加勉也所欲言者其略如右細者可闕之也氷雪載塗惟願行李保重不宣

答李國彦 庚辰

九月上旬惠書便人甚滯至月初始得承覽慰此懸念誠不覺後時之許久也未幾又得到尚後十月念間書此最近信披審省侍安甚動息康定亦能玩先正之遺文却悅目之殊貌甚善甚善書自南紀踰鳥嶺歷漢陽又北過磨天嶺抵北海之瀕雖寂寥數字通問訊報安否者亦將傾倒欣暢之不暇況聯翩累幅不啻百餘言又承志操加厲書帙有味其於嘉歎愛悅豈可勝量矧前後書滿紙勤勤多蒙勉戒非兄安所聞此言耶私心感佩又不容口顧此怡然就途

非能審量道理輕重割斷情勢而然也特以旣蒙除命義同譴黜不敢爲辭遜計耳踰磨天涉鬼門日不至動心者亦爲旣爾遠來徒愁無益云爾非有平日存養能不爲外境所滑者兄乃云云豈待我過重而有未相悉者耶所幸連得家信兩親安善差自寬遣惟是妹病乍苦乍歇尚不聞完健之聲此爲日夕忉忉耳至於居處飲啖之勝前聞非故强做好語巳也實際則然不至難堪今冬寒不甚過長至已久尚無慘慄之候風無揚砂雪無埋屋硯不氷而衾不稜是則天所以閔病軀也然此皆外物也設令飲啖不適

戶居處不如意風候寒溫絕殊處之亦當有道何至
難堪而生病如兄所慮耶韓愈所謂將息之道當先
理其心者儘要言不煩自覺得力多在此矣觀覽之
富可謂不負丈夫平生文思之與造化爭奇固未敢
遽論而吞吐海山之氣則有足向故人詫者獨恨意
中人不在旁無以悉頡頏而窮跌宕耳所歷山川形
勝詩之抵妹書早晚可得一看可也然詩脾則謹聞
命矣道肺則惡是何言也此箇字其可易而下得者
耶正見兄不知此箇字也雖嘗與少年輩談說經傳
只是尋行生解道聽塗說已至於行己處物一箇俗

套而已兄何遽以此字相加耶輓近儒門多坐輕用此字或陷膠漆盆中竊嘗愍之故偶因兄書聊發此義耳栗翁文字之點閱極善非惟文章敏妙之可範學識通明之可師即其心事之光明公正庶因其言論而得其一二後來當世道者之文之以學術而一任己之偏私貽害世道於無窮者獨何心哉竊嘗謂以栗翁衡平鑑公之心不曾一毫偏係只得隨人隨事而是非之如低昂妍醜之一付諸物而道阨於當時謗流於來久至於彼一邊之騰諸章奏恣意凌詆實是斯文之不幸而至謂栗翁爲西人之魁者固不

知栗翁之甚者此一邊之引爲自家領袖殆亦非栗翁本心栗翁何肯爲彼此黨人爲其魁將者耶吾兄以爲如何兄指所云今人有意於斯世者却是不自量者正合鄙見然審能殫學明識追踵栗翁者雖求合乎斯世亦有不可得者矣又以爲如何書末堅壁清野云云一語而有三善焉自知定力之近則難守智也斥遠而自克勇也自治之暇勉及朋友忠也此雖兄設機試人之術非法語之言也顧此銘荷則何敢忘何敢忘多少不宣

答李國彦 乙未

瞻嚮政勤妹行得承台翰槩審霜寒政履萬相慰復何言教意並悉船頭之役似係緊要且是前人已就之緒固宜綸以終之大同減半人或譏以要譽而弟嘗謂違道干譽經訓所戒而剋用寬民自是州家仁政又爲及民之實惠何可目爲要譽但省此心之無所挾已耳然恐泌都又起鐵碑與唐城屹相望耳好呵壯旅事既得廟堂領可又何商焉其已狀請耶此呈文字文成已久今始寫去此任不必有送行序文而北漢事所嘗慨然特於此發之焉覽完藏弃宜矣姑謝不宣

與朴喬伯泰漢○丙子

前書縷縷敎莊讀沉思實有大警砭大開發者階庭云云尤覺親切懇至還考日用所行瞿焉有失疎頑之得此藥石之不翅如得因是而自艾焉則亦執事之大賜也敢不感佩然鄙書所仰勉者亦有說焉濂翁所云尋思仲尼顏淵樂處一句話實爲千古儒門頓悟之方而竊觀近世君子之有志者必於小學家禮等書率先著力以致拘謹牽繞之已多而若所謂昭曠之原涵泳之味脫然可喜處則反或疎焉似乎體用本末之序不免逕庭心嘗訝之及讀論語中庸於

心隱然若有可樂仍竊謂古人所云孔顏樂處莫是從此中覓出來否欲以質之有道而此既放廢荒倒卒無所事此㨾說話有不敢輕有提論又不可人人而可質故遂置之不可知之地矣前承方閱小學書故輒妄有云其意蓋曰如我之自棄者則無所論也如執事之志趣已定者不必徒習乎節文事爲上文字云爾夫豈敢以初學之書而少之哉今如姑就鄙說去其短而善用之則似未必不爲他山之石如何如何此去便作經年契闊而既不可躬叙略付數字病裏强草手戰呻憊止此不宣

與朴喬伯

別來已經月圓矣悠悠懸仰無日可已欲一書候顧喪慘悲疚之餘慈親癘患彌月作苦曾無一日暇豫可以及於竿牘忽焉至今徒然耿結在中矣即日雪寒哀體動止支勝否今年寒事視前似倍海中時候得無比旱地尤寒耶弟身下姑無疾恙而月初又送李郎筵几向振鄉去留分張之際心緒固已不可恐送後情地尤無聊賴此等情境雖兄弟衆多者當之已難自理況於如弟單孑之人哉省事來僅十許年所而其間官私事故已多端矣苦事常多而可樂者

常少悲事常多而可喜者常少今又意想之外遽遭如許慘毒之喪毋論悼死之難遣即日與相對者呼天號擗宛轉寃酷之狀人非鐵腸誰得不動以此意中日覺荒亂凡於平昔所存念者所攻治者自爾一切疎闊尚何望有一分進益有以塞朋友之望而償夙素之志哉嗟夫嗟夫所賴如兄主志業方盛者左右而相輔進而敺之仁義之塗欲其卒有成就幸冀常常提誨矯其枉而鼓其懦俾不至細人淺夫之歸焉區區之大願也前日相面時欲望高明及此閒時深究時政之得失與夫捄正通變之方著爲一通成

說蓋不特爲開示昏蔽之爲要於自巳志業識慮亦不無所補且旣有憂時救世之意則自不免發之言語而言語終無形迹不若文字之明切有條理幸勿復爲虛辭謙挹勉遂爲之如何如何此亦不無此意而所處稠擾重之憂病如爾曷能就此道常兄主亦聞健而有業否季君年志並壯果能孜孜不解日有所進否嘗見方遜志古詩有人材絕衰少善保膝下見之語每念此語輒爲之自歎亦爲相好者發慨也餘外千萬書不可悉止此

答李尚輔丁丑

蚤辱手訊良慰傾戀但以吃冷又致患劇殊念殊念賢嘗言臨美膳而能不過飽者可以伏節死義僕以爲名言既自知之甚熟且方持少愈之戒而何迺輒有郵犯也蘇子瞻特一浮薄子耳其於愼疾之際日啖茯苓麻麥如干以了朝夕終不近膏腴珍甘之味吾人平素自視爲何如而新涉危敗痞氣尚未盡銷而每被饞口之所牽不自康濟耶形氣之欲初無大小精粗之別今於食色淺近者制伏不得不免爲忘生殉己之歸則此安知不爲決性命饕富貴之根苗也耶今宜就日間所啖飲細加財量定其多寡之數

程其疏數之節書以揭諸屋壁以爲日月持循之方至生冷硬牢油滑及性味偏勝之物一切屛去行之無怨以待胃氣之寧復則此不特不添病之要道抑亦遠勝於累月服藥賢者果能惕然深念思有以力行否古人有云致壽之道只在於不以元氣佐七情不以脾胃化生硬此誠要言不煩吾嘗作口箴曰不善出則速禍不善入則召疾愼而節之守以勿失蓋取大易頤之象也幸以東坡藥誦及此等箴戒之辭亦付牕壁間以爲常目警省之資也止此不究

答李尚輔 己丑

家庭去就一欵前後累幅提教勤篤周至見事之明愛人之誠可謂兩無憾矣令人感歎前書奉答之草草有異乎大叩則大鳴之義明者之憂濾固也然與其言浮於事無寧事浮於言古人斯語竊嘗深味决退長往儘未可易言雖在自己事猶不可率爾質言况其不專在己者何可輕爲决必之辭耶以家私爲諉以曼語略過安知非眞能决退之氣象耶至於極力斡旋至誠反覆之教誠得之矣若潄於誣謗狃於阿諛以至智鑑昏昧則僕非敢然也苟有是則又何可曰海內一孝伯耶臨書爲發一笑

答李尚輔 庚寅

崔生還後更無信便未之寄聲惟有忉怛者日夕勤止此際奴星至傳得手帖備審比來孝履支安慰此憧憧不比他日日月易得祥期奄迫想惟攀慕如初區區奉慮無已此間親寫粗遣如昨方束裝俟命惟有一味危懍而臺章累變辭說羣衆咸知其捃摭或删或改手脚盡露而無人可言亦復奈何近日因病泄利連在京第日長無客得以書帙消晷看閱尚書上經一周覺有新味如啖蔗頗見聖人文字眞如菽粟茶飯人可以受用又於時事世道感慨憂歎一倍

親切於今益知中年以後讀書尤有益也恨不與意
中人並席合討也內弟瑞坤志行識解大有可畏近
與隣並日夕相從開益不少可喜公山素號人物之
鄉雖溺於科臼陷于黨論亦宜默察而深訪之有僅
可者力爲之延接導之以公正之見進之以遠大之
規甚善甚善賞鑑人倫相觀以善非惟麗澤之私益
世道士林終必有頼平生雖簡拙不欵曲於此一事
不敢不加意而今天下溺矣可人意者絕難遇每誦
鳥獸不可同羣之語未嘗不浩歎也臨書漫復及之
餘希祥事利成變除自保不宣

答李尚輔

昌大白晦竊喪逝痛哭之外夫復何言夫復何言然人誰無死死而名德俱全者爲難也居傾奪之世而獨保和衷久樞衡之位而不獲罪咎以厚德令名克終可謂元祐完人矣病甚嘗語子姪曰吾生於太平老於太平致位至此年齡視父兄有加吾豈有怛化之意此言良亦然矣雖年不滿德而五十不稱夭位不躋公相而十年當路殆乎持國秉政又有子嗣可紹家聲而考終於寧平之世此在逝者顧復奚憾惟是國家之憂悉無畔岸實不知稅駕之所目前簿書

期會籌決補贊之事已無屬託他日安危緩急腹心股肱之重於何倚仗平日外人雖相愛者或病黑白之不甚分明或譏裁斷之有欠明快或悶謨謀之有失輕重喪逝以來知與不知皆驚吁悼惜不已綸音隱卒之悲懇令人失涕漣洏此固曠世所罕覩下至吏胥隸卒舉皆涕出而悲之此可見忠信之素孚而國人係望之深也昨者彥令來話云毋論貴賤親疎莫不嗟悼至諸司卒屬如喪親戚吾輩之心尤有大焉如有所亡失觀人於身後輕重乃定此眞可謂賢宰相不知何修而得此於上下耶因曰前頭盡力於

國事無多人尚輔會一當之而未知果何如也僕應之曰此無他寬厚誠信而竭心於公家不好名而能容物其所以大得乎上下職由於此輔令才猷志節或當過之而近名而輕物必不能得乎上下久安其位雖有長才異能恐無展布之地此不如舅氏矣彥令以爲良然夫以屬望之重如此而一疾奄然又無繼之者國憂時艱如涉滄津而無舟楫詩人之云亡殄瘁百身可贖誠非過語也若其門戶崩頹如樑摧棟折之痛猶是輕小耳復何言哉自遭此喪心茫然無所憑寄每念不覺潸然而此懷無與告語時逢彥

令相對欷歔卽者手書累紙忽入手中披覽數四爲之嗚咽辭意之鄭重又能寫出人心內事重爲之感歎遺疏自家似亦不量其一夜告終未及圖之而屬纊前兩日僕方與載大細論病情及醫藥事忽擧南軒遺表中好惡公天下之理一句問曰其下文句云何其時方專心於論病不能對揚而止自後思之必是欲有遺疏而然顧於其日慮不及於時日安危之憂遂不能引發而成其志幽明遽隔呑不復宣痛矣痛矣屬纊前夕盡日於病側而殊不覺其危急初無問答屬託之事夜來聞有危色馳往已不省精神迷

罔遂不得一言顧何暇於寄託囑付耶其前謂子姪曰是後六七年間邊境必有事吾固不及見而國事其將奈何病危時對景尹曰欲與君輩理會版曹事一番吾病如此今無奈何其拳拳國事蓋天性然也又以勿請謚求輓勿樹神道碑一遵先人遺事語及於諸子云喪後諸孤或恨醫藥之失方或者又咎輕進方藥而此皆天也謂之何哉來書多少縷縷並悉後進引掖吾固苦未見其人故前書云爾今世求人或當於靜散中得之居四達之地者何能有得吾則並與俊爽華妙者而絕未見矣然從後當更乙乙也

累幅力疲止此不宣

答趙貫道

昨書承慰滿紙激昂如對高談兄則英州後氣象殊不摧低殆有賢於唐子方耶極呵極呵緩不及事固患也天下事因忙而錯十八九况快意事尤有後患弟嘗有詩云心從快處須防快事到忙時勿著忙敢爲吾人誦之書生誤國空談裏令人警省而但若一反於春間果如兄見則又何致誤之爲慮耶然要非筆札可悉今明間得一從容處面討可定一箇規模也

與宋子和 戊子

別時不躬送耿悵至今未釋東出多時想今已離東州庭下征馬北首耶山川搖落風雪凄然遠游之懷想益無聊然出身立朝夷險固居一半藉令居言職抗直辭於危難之際而遷謫關塞亦吾人之茶飯耳況今行色不比遷謫而歸期亦在吾操縱者耶想惟犂然於此言也惟是微過之戒故難謹守國彦之北也弟於餞席戲題一絕以贈曰遠客心腸易變移看看嫫母捻西施須從載筆堂中夜三復梅谿館裏詩此實際語也梅谿詩即朱晦翁虎尾春氷寄一生幾

人到此誤平生兩絕也今復舉似吾兄可試驗之於閑時也別語因病劣未能副急今始構拙追寄行中新作想必盈篋幸命侍史另錄十數篇慰此病惛牢愁甚望甚望不宣

與宋子和 庚寅

聞湖嶺儒生又有疏陳事而喉司將陳啓捧入陳啓之辭如能正言竭論因請罪罰則雖捧入亦可而此厥不能辨則決不宜捧入捧入後事有許多不好故也蓋此事今則尤不可撓奪爲吾儕輩者惟當毅然自守不爲衆論紛嘵所動方可有辭於後雖以利鈍

言之亦未必有害就令有目前些少之害亦爲善敗事理較然更無可疑此事於朝家關係固不少於士流措處之得失所關亦大不可恝然越視也昨朝逢君集有所說及計已轉詳之也在三司者不可無一言苟能善其說辭明白開陳贊揚謙冲之盛德可以有辭來世度越百王直斥迭起者妄相臆測之情則聖意宜無不開納者若果開納則非但嘵譊者自定希倖者息望抑可以尊朝廷於日月之明置士流於淸明之地如其不賜嘉賞則亦可決國論之紛紜明士流之心迹然亦似無此慮兒意以爲如何且伸約

疏勁切有餘而懇款不足觸咈固不淺三司不可無一疏繼陳贊以來諫容直之盛美而仍致責勉之意如完平陽坡之辭說龍洲潛窩故事亦不妨入於行語之間如何如何此兩事正好作一好題而此非吾人則莫可如以吾意爲可者卽須運意起草隨成投示亦議於始年諸友不多日內辦得甚當機不可失也勉旃勉旃不宣

答宋子和 丙申

瞻嚮正有悁悁伏承手帖得審台軒赴朝有日雖未奉面誨披寫已多矣所教獻議草本謹覽呈還此議

如難持正見進直詞則毋寧貼然隨衆不寘異辭於其間可也況世室數句理弱義拙不若刪去之爲得如何如何如何如以此草爲太沒沒則第惟以下若曰宗廟之禮至重且嚴前代繼體之帝王未聞有追上尊號豈或以祖宗列位義不敢取捨異同而然歟云云則恐勝於今本耶惟在細量而處之耳忙謝不宣

與洪士能 壬辰

征旆既首北矣極知少別如往而復病臥空齋猶覺有送遠懷緖也然淸世籌邊壯年遠游俱自不惡顧其數千里馳頓往返又何異棖臬間出入耶行中不

可無詩視作職分事得數十百首歸日相示爲佳弟之北也東平都尉臨訪戒毋作詩弟答云古人有遠行多有作畫圖而歸者吾詩不過爲畫圖比且時泰人微亦無詩案之慮因相與一笑今適記起爾弟有一疏條陳邊務而素疎迂未得其要領亦宜究訪周度切覈其利病歸路起得疏草亦一事也遇病坐失郊送之討想得滌煩亭清泠閣池樹蔭映談燕從容徒有神馳耳不宣

答趙大年 己丑

承帖以審風寒起居貞勝何等披寫滿紙縷縷閱玩

數四令人感歎歎者歎世道如漆之險感者感吾人知止之明也方將協贊之不暇顧安有異辭哉然古人屑去之際必貴無迹所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此也今於讒構層加　聖渥彌隆之日遽陳納祿歸田之請恐無得請理既不得請則又恐無任情徑行之義愚於此不見其所處也苟能灼見而堅定則時日早晚所爭無多飄然一壑之志孰得以輓之耶幸姑隱忍以須之在兒猶云如此我家將如之何於我心重有戚戚焉矣不宣

與趙大年 丁酉

日間令履伏惟益勝詩軸既蒙投示病中得以破悶
不敢久留輒此璧完如入波斯之市衆寶溢眼方且
應接不暇其誰敢評量訾議耶若以品格之高下體
裁之洪纖家數之大小引繩於古作者則容有可論
而才思敏暢詞致圓妙千篇無一罅縫谿谷之序石
洲稱其情境妥適律呂諧協吾於盛作亦云而滔滔
寫出又見其難窮也儼然自成一家吾恐近時前輩
數公殆欲讓出一頭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也
至於句字間瑕纇雖欲刺論其於無可指點何哉欲
於百尺竿進一步則取蘇黃兩陳深玩而力效之或

爲長一格價之道耶屢教之勤不可孤聊復云爾德
倩不宣

與李士珍 己亥

庚炎焚如此時制履凡百一向持勝否悠悠瞻嚮無
日可已殤戚慘矣更何言想兄情境自別於他人又
聞化者夙詰聰雋其爲痛惜當必倍百區區念係豈
可言盡然芝之蘭種不榮學者之疑於天久矣謂之何
哉如復任情哀傷自損向衰之神氣則恐東門子笑
人吾兄豈有是哉嘗謂佛氏慧刃割情根之語正合
於忘哀塞悲者受用昨年弟之失小孫自謂得力非

少聊爲吾兄誦之切須加意弟眩病逢暑轉甚日有呻劣殊無僻居調養之效此生秖可憐耳潦草不宣

答李仁老德壽○癸未

向者得足下書極論文章之體而規僕求工好古之太過僕游藝有年得交於當世名士亦多未嘗見論說及此今忽得之於足下竊自增氣爲之屢歎然其中有一二可復者聊復言之足下云文字者言之寓也詞達而可耳甚善甚善然所謂詞達亦豈敷多冗長之謂獨不曰言之不文傳而不遠乎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吾於文章

亦云然文質彬彬有道明理以樹其本擇術以端其趣修辭以致其用三者闕一不可循是三者俛焉日有孳孳則隨其材而自有所至若文句之險易奇順非必同也雖以詩書六經言之商書之灝灝周書之噩噩春秋之簡嚴易繫之醇奧其險易奇順之異同何如也今以春秋周書謂不合於詞達之旨可乎且夫古人之文又必以簡寡爲貴以言乎談理則孟子之言寡於荀韓曾思之言寡於孟子孔子之言又寡於曾思以言乎記事則左氏寡於馬班春秋尚書又寡於左氏以言乎詠歌則楚騷寡於漢魏風雅頌寡

於楚騷其餘道家之道德經縱橫家之陰符兵家之
三略醫家之素問皆寂寥短篇多不過百千言然説
約而義愈博辭近而指愈遠何則於理則見其本源
於事則舉其體要也故僕常作話頭曰古人識高故
其文精今人識下故其文粗譬之欲觀青齊之大勢
者馳車驟馬日走乎齊魯之郊不如登太山之頂而
表裏四邊旁陋曲折一流目而舉之不待多言而得
其要耳又觀馬遷贊高祖不過曰寛仁愛人好謀能
聽班固叙霍光爲人不過曰沉靜詳審夫帝王如高
祖宰相如霍光而論贊之詞止此數語毋亦太草草

乎然其能一言而盡之者亦其見本源舉體要也由是言之爲文而不務出此徒以駢枝漫汗之言羅列以出之自託於詞達之旨而不知所以裁之吾未見其可也後世工於文者推韓愈爲首而平生作文指訣亦曰惟陳言之務去又曰人譽之則憂人笑之則喜又曰不專一能怪怪奇奇凡若是者非苟爲異也只是良工心獨苦耳且所謂務去陳言怪怪奇奇亦豈琱琢云乎哉華藻云乎哉觀於韓氏之文豈有背於理乎豈嘗無渾厚流動之意乎足下所引燕喜亭記雖曰平正結撰布置儘有法度豈復有流蕩率易

干國號徐羅伐一云徐耶伐○是爲新羅始祖

此段前夏往復已悉貢愚見今示義例書法加精而益詳焉有難更容評難而李令尚輔適來論討聞區區所以爲說者大然之遂與商略試復改立綱如右蓋書辰韓人者明其非朴志也爲居西干者據當時紀實也綱中不現新羅字與下文不相串雖若疎繆篇題旣有新羅字干支下又表新羅始祖字綱下又書是爲新羅始祖字則與下文自可互明又當疏論於凡例書法中此則李令說也若以謂首段綱中不表新羅字終未穩當則西干

下以大字連書曰是爲新羅始祖亦可此則鄙說
也

新羅居西干　改王位爲居西干恐得之矣

書法三女主所由作下宜有貶戒之詞

新羅麻立干得金閼智改國號云云

得小兒於始林語句煩瑣不宜著於大綱刪定如
右恐當得小兒始末及賜姓名於目詳之亦可

景明王二年云云

新羅之用正統恐未必然王建之用建國之例得
之

乙巳十四年云云　頭陀人之人字刪之亦可

恭愍遇弑史傳之矛盾破綻誠如此而不錄萬生

倫於逆臣傳尤可疑立綱固當不用舊史但旣疑

其弑害之迹而書曰遇弑抑未知其正當也書以

暴薨未知如何當時事迹殊誠幽昧醜褻關係儘

緊重與趙皇后事又別敘目中恐不可沒之特疏

論其疑端可也

答趙叔章文命○戊戌

卽日炎歊下車政履伏惟珍相臨陂之去治所當不

能百里大夫人光膺兩邑之養板輿還往有耀觀瞻

玆實 聖恩之所曁不知何修而報此光寵耶朕已以肥民綜簿書以馭吏以樹佳績以副分憂之寄斯固爲目前酬塞之圖然愚敢曰此猶未也何者侍從之臣與國爲體雖一行作吏身滯縣邑而其心未嘗不在省闥之間也如吾足下資地標望又別於餘人去經帷銓席特寸地耳及此朱墨餘閒益恢雅志益懋遠業究經史以需顧問之益精學識以定臧否之極俾他日謀王體斷國論之際沛乎有裕而允於衆聽有以厭服乎見慕者之望而無敢指議則於是而朝議始有所匡維國人始有所瞻嚮而雖進而當樞

筦之要居鼎鉉之重亦以是爲緣督之經矣此恐爲
報稱　主恩之基本不知高明亦嘗存及否乎朱子
嘗舉將此身心奉塵刹如是名爲報佛恩以勉學者
因今日光寵之奕然益自强於志業正符於身心塵
刹之義諦如何如何賸章蒙此辱索惠帖傳落山扉
慰荷交並不容言顧免喪來苦瘝眩往往而劇於詩
不曾試筆今不能副急華牋輒敢還納而愛望之深
略布區區於復書以寓贈言之義想在善恕而俯採
也公餘想多新作幸乞投示慰此愁寂開此昏蟄毋
慥毋慥此如貧戶未償富家之逋債而又貸子錢者

自愧自笑不宣

崑崙集卷之十一

昆侖集卷之十二目錄

書

書

與李陰城 久松○戊寅

令胤見枉問及大庭日夕所聊遣答以時誦離騷又讀歸來辭江南賦嘗意以城南自號謂有隱几聞天籟之深意今日所託意何其與嗒然喪我者異歟左徒之睠顧楚國泉明之羡萬物得時子山之哀傷喪亂皆非無意於世者或者翁亦有不釋然於胸中者耶何不誦晦翁金丹歲暮無消息重歎貧當壁上詩之句耶呵呵

答李陰城 庚辰

惠之贈言謹拜賜矣一見可知韓歐門戶所從來何翁之耆於齒而壯於文耶但不以規切而以求士蓋亦先公後私之義耶顧才疎識昧無鑑人之明恐孤翁辛勤之教惟是一部經訓傳授村中佳秀才俾遐荒椎樸風少有變益則或可自勉如何如何書末請言深見欲善無已之心也惟有抑戒一詩爲古人衰耄力學之驗請爲翁誦之不宣

答李陰城

于郊遠將旣荷眷勞何來手牘落此關塞孤游之日

有心者能不知感所教立馬見洪生之失某過矣某過矣登道時帯怙遂不覺有此失其夕到西溪固已自悔此蒙遠垂鐫誨敢不佩服以爲方來簡忽之戒耶責善道廢絶久於翁始見何幸吾身親得之於長老是則亦足自詫如何此行今日到咸營旅愁已覺七八分而前路尚餘强半雖不懷去國之憂亦豈無苦顔然惟是莊叟之安排佛氏之平等時時念過得以自遣矣止祝隨時加護紙盡失儀

答權汝彔 綵○辛巳

自北還路得前惠書其時披慰豈比尋常新歸人事

多怱卒未暇作答入衙政有耿耿者卽又拜書之辱具審鼓篋賢門學履增重甚喜甚喜從師求學者有名實之可論有有所求而附之者有有所慕而就之者所求者何利之謂也所慕者何名之謂也輓近游學者或不免於此譏僕嘗病之然容人利附而名就自非設科之道此豈獨求與慕者之罪哉今足下所游之門有識皆謂殊異乎諸家而乃能輕千里之遠舍妻兒之樂屈首於函丈之間是必朝聞而夕死之意眞有欲罷不能者也一洗輓近之陋習闡揚師門之宗旨行且見之矣恨不能致身其間與聞攻堅木

叩洪鍾之問答也不宣

答高象卿 癸酉

僕與沈思仲善往年思仲自謫還爲僕言南中人物首先數足下旣又示其詩卷足下詩亦在卷中思仲於人少所可見人詩文不深合其意不肯妄相稱道獨於足下旣可其人又采其詩僕於是心知足下而慕與之遊矣前歲思仲在加林有書云足下新起亭子欲得僕詩而揭諸壁僕自惟於足下雖相知之深而相慕之誠也進無一日杯酒之雅退無尺書安否之分而令乃因人一言率然投詩於千里之外惟足

下亦將以僕何如哉以是不敢承命然益知足下好
士而有文眞可與從遊者益信思仲於人不徒交也
又自幸不見鄙棄於足下庶幾早晚一得當於尊俎
之間也乃今忽蒙貺翰責以同儕之道申以祖先之
契命辭深致意勤僕雖固昧寧不知感然推奬之辭
或過其情豈足下苟相爲悅者此殆朋友之過言而
足下傾聽不擇焉耳古人固有不一相見而號稱神
交者亦有不知其名氏而遥爲贈言者此可見聲氣
之感不在乎言面之間也近世君子動以苛禮相拘
畏惟懼人怪笑雖有願爲之執鞭者苟無雅素爾則

默默然不敢出一言布情素僕嘗病之今足下獨脫焉不泥於流俗輒屈盈尺之紙於所不識何狀者顧僕所有誠無以當足下之求耳若足下交際之禮契許之義實無愧於古人抑可以羞庸衆齷齪者之顏而使懦夫氣立也僕雖欲膠舌閉口終無一言庸詎得乎聊感足下之風輒復盡言及此亭詠不敢終逆盛指謹此錄奉荒拙無可比甚負勤勤累教意適增歎愧不宣

答朱定叔 丙子

月前得足下所惠詩若文諷翫日數周不能去手宜

以一書仰謝相與之意而在公少暇豫迄無往復計足下灑然遲遲也盛作看繹之久益見其標格之高結撰之妙詩固無論至於文尤覺體裁氣力之大備姑舍嗣後精進之無方卽据今所成就已能桀然如此所怪足下齡甚少又所處則荒遐之下邑也師友磨礱之益耳目濡染之富當亦不比以南而廼其詞學之美獨超詣如爾此固足下得之天賦者加人累等而探討之勤閱覽之博抑在不可誣也顧甚蒙陋雖非知足下者其所以讚歎欽悅夫何淺淺哉獨其中稱道僕者大過情實類非庸庸者所可聞赧然適

自愧悳不敢以得之於高明爲幸也況有求益門問之旨有若後學之爲恭者則吾何敢當是抑見足下以能問不能之盛已矣所望毋以少成爲足毋以爵祿爲奪勉勉焉惟恐不及於古人樹壹定之趣而蓄富有之業旣自卓然而有立餘爲見愛者嘉告焉則僕將垂拱蒙成而受賜多矣足下儻以斯言爲可也旅食日久興寢自愛不宣

與朴生以文 戊寅

僕嘗謂瓌奇自珍之士在草茅荒僻之中者譬如良金美璞藏伏於醜石朽壤雖其精光文采有足以噐

淸廟而價連城也顧世人不知寶焉則卒亦棄擲埋沒於衢路之側寧不悲哉向使侯嬴不遇信陵則其奇節異能亦死於監門之賤黃叔度茅容之倫不見知於袁閬郭泰則含章之德顏閔之行亦終於牛家小兒樹間野夫耳僕屬來兹土新得交於李君和孟嘗與論一方人物和孟輒舉足下爲第一稱說足下連日夜不倦其言曰吾里中有朴生者其爲人樸鄙而少文好古書如嗜膾炙身服耕鉏而書卷不去手借書於里中大夫必盡帙遍熟乃還前後所觀聖賢書無慮累百卷躬廉直之行臨財有讓與人言無所

欺詐鄉隣之小民敬而信之不敢侮吾與比屋而居者且二十年所曾不見有不義之行蓋所謂隱君子也僕聞之不覺蹶然起也藉令和孟之言有一二不讐於其實固不失爲一鄉賢士矧乎和孟性端而辭約其言之足信者耶僕誠不敏然其慕義而好善自謂不後於人聞人之有幽光隱德而可與相輔而爲仁者則雖在千里之遠編甿之賤猶將不憚勤苦而躬就之也况以足下之賢居一息之近而又名隷儒生之籍者乎顧以左右親側少暇不敢以意出游輒以咫尺之書爲先焉非敢自比於信陵袁郭之事聊

以道見慕之勤而因得以交驩足下耳且聞足下所爲文多可觀竊幸相示言貌之旣不能時接則得其文而求其所存亦相好者之志也足下豈深拒哉不宣

答李圜和 太元

間焉不嗣嘉問歲色行且窮暮懸心寄傃何日而忘即者乃蒙手翰遠辱具承體中當寒益善非斯之慰而復慰何況有歲前後枉過之意合席展襟討日可待欣企復如何朴生答書謹領其書辭乃又簡雅深奥頗有古作者意趣而明者云於辭令野人也以僕

觀之多見其爲君子未見其爲野人固夫𧬈然於皇荂折楊者之聞淸廟朱絃之音卽倦卧而不欲聽也惟明者博究經墳旁攷作者型範而有得焉則自可知朴文之非野也昌大稼東趨班壹無可言親庭東峽之行迄未還朝而日寒雪至私悶如何餘姑拜謝不宣

答金子裕 令行○辛未

前月初自海皐還漢師得子裕書兼受遊楞伽山所錄未及付復續奉書若詩何僕相報之慢而足下見叩之勤也愧謝無盡兩通詩草謹已覽悉其氣格之

高下模範之大小固非僕所可備論而就其摘言撰思已非庸衆者所及何子之弱於年而壯於才也與子裕别歳未周也而詞致坐長殆非昔日阿蒙則將子攻業之不懈而致此歟抑是山川草木助子之才氣而發之歟然以能問不能足下之美意也苟爲稱道而略無疑難非僕之志也請嘗悉數之子裕之詩誠美矣其氣淳而和其色澹而素其聲安而舒三者之於詩蓋亦幾矣惟其淳而和也故失之緩而少遒健澹而素也故失之澀而欠流麗安而舒也故失之慢而遜雄亮此不可不知已且登山則曰遺世從僊

惜歲則曰朱顏白髮故爲戚戚可悲之色見之令人
不喜此非特意象之不佳文體亦欠老實烏可乎哉
歡愉者難工幼眇者易要自古人以然正自不得不
爾然詩本出於性情而心志形焉觀其辭而得其所
存非可誣也子裕齒妙而性馴身逸而志樂不宜有
此豈必爲悲苦嗟咄之言而後可爲詩歟此皆爲詩
者之所急聞也足下以斯言謂何然此不足爲吾子
講說雖不工何傷士之所期願顧無尚於是者乎古
稱三不朽德者存諸己施於人者也功者須諸人而
利乎時者也言者率是二道而傳之後者也古之人

德修而功與言隨之故名實茂著光輝流於無窮後世存諸已者蓋鮮矣就有之又患不遇於時故士之圖所不朽者又必以立言爲貴言之於不朽已末矣況下此而詩乎德者內也實也言者外也華也文者言之理者也詩又文之藻者也詩之去實也亦遠矣其不足專心也亦明矣雖專心而有成何補於身何益於人嘗謂立言之道必體之心以立其根翼之六經以端其趣參之百氏之言以廣其流然後辭達而道在其中矣不體之心則言濫而無督不翼之六經則志歧而易趻不參之百氏則辭陋而不洽三者固

不可偏廢而心爲本焉迺後發而爲文則炳乎其陽
也淵乎其深也超乎其高也蔚乎其有章也是不朽
之業成也若所謂詩者特取歌詠之義以暢其伊菀
以舒其感憤足矣不當疲精役神徒務刻畫嘲吟爲
耳非徒無益抑又害於爲詩之道風雅之人曷嘗疲
精役神刻畫嘲吟爲事直叙其哀樂而節其音爾循
近世爲詩之道求合乎風雅則猶求之燕而轅越愈
往而愈疏遠矣苟徒志于詩者不以向所云三者而
能有成者吾未之見也足下以爲如何足下年始弱
冠才力有加心靜無他好又輔以師資庭訓譬如江

皐河瀕之善養禾苗大業盛事宜足下所自勉足下其有意乎承問所攻何書所得幾篇而實無可舉者偷惰而病劣其何能自力歟自顧如是滅裂而輒復云云芸人之田亦見其愚也然在吾子採而觀焉不宣

答李益之 己卯

正擬送人相候畏潦未及發此時書到又審安遣驚喜披寫蓋前此無有也所論縷縷深見文史之志不少解又能深達世士徒習時文之蔽思以身一矯之甚善甚善僕曾抵沈思仲書力詆科儒捨本趨末之

無益未知益之曾覽過否也並世士大夫與我相好者不少就有質美可與爲善者有才高可與適道者亦或有志存經世文字者而夷考其歲年所業不越乎詩賦表策至於聖賢立言傳道之旨與夫古人作文體要茫不省爲何事以故雖其質美者材高者有志者卒無自得於胸中及見其艱難所成就即一進士一及第之名耳其不幸者並與一名而卒無得焉僕每悶然憐之而無柰溺於積習終不能警曉令吾益之不待師友之告導脫然自悟於羣衆之表令人色喜而心服也然此亦有難言者非有卓立之志勇

往之氣不息之功而徒能笑人之落在科臼旣不習時文又無得於本原則吾恐世之齟齬者反以爲口實適阻才雋者歸依之路耳且夫滄海之深非一水之積也鄧林之茂非一樹之布也今欲索至寶於千古墜緒之後而只得涉獵數三家言論諷誦十許卷編帙便謂止此足矣夫豈能觸類而逢原也惟宜博訪書籍無書不過眼而又必虛心眇觀勿以掇剟蹈襲爲心直求古人用心處則雖由是得聖賢之道通經濟之術亦可至於詞章小道寧患不得其門戶耶然徒博不能深造又必講討而衡之思索而精之去

取而明之時習而成之傳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程叔子謂廢一則非學此固求道作聖之大方而愚謂爲文章者亦廢一不可吾子以爲如何其淺者不過如此其深者又不可書傳惟見臨面評是企此間比夏初差覺静散容可討論經史風塵中一日晤語可敵千駟此意常存胸次可也不宣

答李益之 庚辰

前日人還得惠復書雖是寂寥數語然於筆畫點注之間亦得以仿想儀形信乎渴者之易爲飲也即者又忽辱書此係匪望所得傾慰不翅倍百然書末所

謂爲文甚難與决知文章與時高下之云微有自畫之意無乃不可乎嘗謂文章與時高下不知道者之言也夫文章之理出乎天而天無古今之異則文章之理亦古今同也文章之機在人心所感而人心無古今之異則文章之機亦古今同也天地萬物人事之變化所以爲文章之實者雖得失治亂不一其名目節度則大同至於所使文字之乎者也之屬又無變於古者由是言之今文之不及古文固將歸罪於氣數而莫容人力耶抑人之不肯悉心求之之過歟明者必能辨之矣高明又以蘇氏之於班馬揚韓卑

下爲甚此又不可夫文章之用有三有談理者有記事者有論事者班馬長於記事揚韓長於談理蘇氏長於論事雖體裁模範不類因其所長而各臻於妙則同何可遽斷爲卑下耶吾子旣於蘇氏有望洋之歎而推以擬之於班馬諸家又見其高古博大有過於蘇氏便心喪膽落退然自小而曾不明乎大道之原宜其患魚魯之亦難辨也夫見難則氣沮天下事無可爲願明者因鄙言而深求之不宣

答李益之

對時雨吟停雲何日忘之此際得手書慰可知已但

承苦暑暍爲慮不淺也竈濕煙沉析桂炊玉貧士之恒病而亦善處窮約者之樂也誦宋玉蘭臺之賦諷子瞻秋陽之詞羊裘輕若纖絺糲飯甘如八珍則祝融歊赩之威何遽相干耶況閒自力看書不至廢業此尤淸心滌暑之妙方也甚善甚善擧子業旣不可全抛則宜亦稍費心力以求其工恐未可徒恃才鋒而遽謂不習而能也澀竽不吹則吾見其愈澀而後愈不可吹也僕東出之行不旬而返昨又持被禁廬弘景松風之夢猶有餘淸而終不如野外閒放令人煩心姑謝不宣

答李益之

雲雪滿山閉門孤城正有天涯之思今日撥使至忽得至日書審來在親庭眠食安穩慰此忉忉何可言何可言前惠數書並皆有答何得云中散之懶耶必信使稽滯也霜下字乃動字也昔蘇黃諸公並觀杜律傳寫本至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之句過字偶落諸公欲以意安下或曰疾字或曰下字或曰去字終不能下得過字僕詩豈敢論於老杜而賢者之明見與滄浪可謂一時詩豪而何乃欲下一字而不得耶此間僅遣如舊間有痞證不能自力於誦讀爲可

悶而學子數人鎭日相守得與談討文史足以聊遣短晷耳此生生活只把黃卷作茶飯誠味乎此則何往而不得所樂惟恐世間兒輩之覺此也多少不究

答李益之

前月兩度手帖得之數日間披展開豁不覺關嶺千重之阻隔也但承令從終不起疾曩固慮其難已今得凶問於絶塞之外驚悼一倍況聞其慈闈病患又甚危篤馳慮可言人生稍壯卽有喪病事故之纒繞擺脫不得古人所云惜分陰等語凡爲此也但存得此志念念不放下則雖事故繁委之中自當有進勉

之此身以十年病骨衝過六鎭風雪而能無大疾此已怪事他尚何說惟是望雲懷緒逢辰益苦但吟老杜孤城此日腸堪斷愁對寒雲雪滿山之句而已詩律今復寫去來書疵砭恐是切中語蓋官行異散誕之遊且有檢田等事係心撩眼何能刻意沉思爲哉然如城津等作不至太俗如何如何抵夏弟書可互觀而相發也此間有學子數人與論經史不至面牆以是深自消遣不至用女樂寓懷獨恨意中人不可同此席也多少不具

答李益之 壬午

書來苦憶中何謝一日話且承處旅貞吉過暑淸勝尤喜無已此中侍事得比前揉日來乘漲登釣舠沿洄于巖壑之間每淸風遡襟輒有願言之思遠莫之致忡悵如何書中有求益之意矣益之讀聖人書殆遍苟能因其言而究其義得乎心而行乎身則雖由此日造高遠可也尚何朋友之警告爲也顧在誠不誠如何耳然愚嘗愛楚騷數句云忽馳騖而追逐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有時三誦而感歎請以是姑塞勤意如何如何詩律之工饜罷許久盍亦於旅託牢愁之日時時諷詠以合於毋

迷其塗之旨歟貴作詩律大要不如數年前何者一則自己敲推之工不繼也一則朋英評隲之益不加也若復繼自己之工則愚雖不敏不敢辭評隲之責諒之不宣

與李益之庚寅

聞今日欲與僉益相會果爾否今日之事亟宜寢止之狀昨已面詳而以道理則本非古道美規白沙藥泉前事明有可援强而行之不過爲循襲俗謬尤而效之之歸適足爲可苦可耻之事耳以事勢則無一分辨暴得力之望而賭取罔測之危辱況前此兩三

疏影響昧昧而猶被白地誣揑必將添刦指教營護
之罪而亦既實有交涉與聞之迹則亦將無辭而自
解也毋論別事長者連書累牘極力苦輓而僉賢聽
若不聞斷行不疑則在僉益之道豈不大有傷損耶
僉益之意以文字之跡略取笑爲言此固然矣而藉
令已得可用之文字決不可任自行之幸望將此書
意遍相報告而亟寢之如何如何諸賢以至心血誠
欲爲陳辨因長者極力苦輓而寢止則主客之道交
得而兩美世之聞者毋論彼此亦必以爲允當矣前
後諸書並出示僉益亦可

答李子深 庚辰

九月晦題封書仲冬末始得承覽乃覺山川之逴遠有如是也誰謂我東幅員之小也然書帶赤城煙霞歷漢水過鐵嶺投落於六鎭氷雪之郊非夫氣意相與之勤眷念之至亦何以得此遠遊者能不心感因得侍引如宜又以晨昏之暇讀書萬山中研朱有味離親出塞病倦悠懶者又能不與美耶況其就靜攻文史深愜素望終古有心人大業盛事所以耿千古驚一世者皆從岑寂牢騷中做將出來如徂徠之於岱嶽康節之於百原皆是勉之無已則豈惟吾黨之

光抑亦斯文與有望焉耳送行詩二篇無論記存遠寄之爲幸即其詞格之清壯結構之圓鍊亦足以高視輩流欣悅又可言耶弟扶策羸骸衝撞盛秋風沙而得無顛踣於塞土此過始望餘外豈足云有數三年少來與相守時時講說經史頗忘旅泊之懷獨奈望雲悰緒去而益切何哉詩章行路中有若干所作寄上親庭仍示內外諸從蓋只爲自廣其羈孤兼欲家間以慰相念之意云爾至於韻致體裁則無可論者已播洛中之云恐是太夸尚何足投向高眼然異日西歸儻蒙惠訪以慰遠行之還則亦當披帙於燕

超淸晝以求斤正也送南游序文爲之盖久止坐病散不時寄今廼取况於簡易翁三四易藁非實際也承示後始復追記强拙寫去庶贖從前懶慢之失耶書末梨渦之戒尤見故人見愛之至敢不拜章向者內從載大有書亦申此戒略有所答或於早晩可以討聞耶千萬何能悉布止祈窮歲學履益勝不宣

答李樂甫 錫祿○己卯

日蒙樂甫示之所爲文二篇驟讀多不能句徐而察之乃得其用心盖引繩於典謨訓誥死不道商周以下語也往者李獻吉于鱗輩以文章大鳴號爲力反

正始而其所句刻而字剽者不過左丘明司馬遷等數家已今吾子乃又泝而上之直取典謨訓誥而刻剽之此殆吾子之才過於獻吉輩歟然則吾子之大鳴以文有日而力反正始之功行復見之矣其可畏已然是道也吾嘗涉其流而粗得其情試爲言之惟明者自擇夫文章之理出乎天而其所發則由人心所感得其理以立之本慎所感以審其幾其於道思過半矣操斯術也以往觸類而逢原記事論道陳利害叙哀樂無所施而不可高下深淺縱橫經緯無所處而不當若夫文句之險易奇順非所論也何以明

之昔者吾夫子之立言也春秋用王法義主乎誅褒
則其文簡而嚴易翼開三聖之秘而盡萬物之情則
其文奥而邃論語孝經設教而詔人則其文典而切
茲數者體實不同而俱不害爲夫子之文章何也誠
亦得其理愼所感而行之以無意也後世才俊之士
爲文者何限知斯術者或寡以揚雄之覃思白紛於
墳籍而篤論者猶或病之曰雄之文短局澀滞曰子
雲好奇故竟不能奇此無他不甚精於其術而有意
於奇也唐之樊宗師以奇特聞韓愈亦嘗稱道而吾
嘗於僻書目其數篇其理初無深奥其詞又未必工

特難讀耳宗師之以奇自喜如此則其視韓愈柳宗元李翺之爲文必謂凡冗庸俗目睨而喙唾之然而數子之文歷今千百年不廢家藏而人誦宗師之文即湮沒不概見夫其拂時好犯衆笑苦心殫力而爲之者豈不爲千古計哉而傳遠之效卒不及彼而反以奇見廢者何也徒事於奇而其中無可傳之實耳且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地之生久矣百爲畢出雖戶說而眇論猶患不逮今既不幸而生乎百世之下徒自託於典謨訓誥之重篤守而無變不能通天下之志而不之病不能成天下之務而不之恤

則惡在其人文化成之義乎莊周所謂斬行周於魯
猶推舟於陸者不殆近之歟吾子之文信美矣或者
不深求可傳之實而有意於奇則吾未見其可也誠
以吾子之才博觀而深思富有而時習之則向所謂
得其理愼所感之術當自得之有裕而反考前日剟
剽之爲必且一笑而去之矣對策一道多見識解之
通洽可喜然人之見之須三四讀可曉旣求售於世
則宜使人易曉若曰雖不見曉至不售亦無所恨則
亦無用習時文赴科舉吾子必居一於是矣天地說
不寧詞句之簡勁以父母準天地指譬明允義正而

理當有足以發君子孝悌之心古人所云作有益之文者正謂此也嗣今有作亦必講明人倫之近則甚善因還二篇縱言及此不宜

與申士相 弼夏○癸未

發解日欣聳則多顧以爲小得不足爲吾人賀將有俟矣日昨榜眼至所得多鄉曲士而賢者名不在其中於是而憮然以啗易賀仍獻奉勉之辭曰偏玩諸經以博其識貫覽子史以修其辭乃後熟讀而致力於要言時作而兼習乎彔體則不期乎科舉而科舉在其中矣苟徒守世人謬習看類抄作科文而已則

吾未見其必得也就得之非吾所望於有心者也士
相以爲如何誠能循吾說而進焉不歲年當有所造
愚請易今日之唁而復爲賀也不宣

答申士相 甲申

僕行已無方進退不合義名在侍從之列即古所云
格君行道之職而曾不能發一言措一事上副 明
主顧問之須下塞士友期望之重脂韋雷同藏縮其
角距徒能乍出乍入往來屑屑有時居閑處靜內自
省顧未嘗不發汗沾衣今足下枉書累十言教之勤
勤此古君子相責望之義而足下能之足下非今世

士也顧僕何足以當之然僕之循默不能言者非敢爲佞也亦嘗審量於公私情義之衷行藏去就之道不至甘以其身處於持祿苟容而已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故曰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又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者何謂亦惟求其心之所安而不悖於理焉耳欲論事被人輓止亦嘗有之足下之責我誠得矣然亦豈徒以禍福爲趣舍自喪其所操持也哉誠見才不足以動上誠不足以孚人而徒取危辱貽親之憂耳嗣今居可言之地而吾之才誠學術有可

以自效則何憚而自同寒蟬而已乎聊布心腹少答厚意惟足下善秘之

答申士相

昨枉聽夕未盡晨耿有餘意書及稍慰此懷三隱之旨更僕難悉何可以尺楮悟人耶然姑舉其畧隱者道之微妙難見處費隱之隱即指微妙之本體而與道之日用處（程子云費即日用處）作對而言索隱之隱即不務明其日用處而惟務推索微妙處之謂也莫見乎隱者言凡天下之理雖微妙者必至著見也三隱字夫何有異義耶特其所從言之差殊耳如何如何

答朴質甫 光秀○戊戌

山扉日午不開忽驚剝啄聲華翰帶得新詩入手如獲明珠數回玩詠淸風欲生衣袖間三伏炎蒸頓覺煩襟豁然吾人之爲惠多矣亟欲拚和而鉛槧之廢積年近又被二竪見所困詩興也沒容俟稍有惺蘇當有以奉報耳來詩淸英圓[illegible]不見有疵瑕斤正則吾豈敢惟願勿以不亟和呈爲憾續惠新作開此昏愁則患心眚者足當一貼醒神散願幸毋忽此正類窶人不償前逋而又索子錢於富戶者一噱一笑想恕之也此中三章答旨隆摯又加於前而病莫之承

命才送四疏于縣道惟有日夕悚慼耳姑謝不宣

與盧生命圭 己卯

乍凉孝履伏惟安善曾奉大丈聞欲暫棲坡山未知果如初計否近比所業在何書而能有程日課功否士生斯世所期不同等或志乎道德或志乎名祿或志乎文藝至於甿庶亦有以財利爲心者而苟無刻意刻心俛焉日有孳孳乎則毋論所期之大小亦終於無所成已矣且况年齒日邁神精日分求事工之靜專弱冠不如童歲强壯不如弱冠如不欲有爲則已如欲有爲者其可以一日而自懈耶幸復厲志於

惜陰勉加百千之力毋貽後時之悔也經傳所未讀者固宜先讀而如馬史漢書韓文等須取全帙從頭看討無一字不經眼則非徒文理之大進而已心胸之開發識趣之恢廣當有自得之妙幸勿遐棄先取一帙而試覽焉親癠身恙苦未作暇迄阻倚廬一慟之慰此豈情素所安容俟病憂少間當一造叙不任耿耿略布悰欵都希哀照

與盧生命圭 戊戌

厄會人之所時有也古者賢有文之士如公冶長李白盧柟之流擧不免縲繫之辱在我旣無愧矣吾於

命何哉認屈自有公論決遣惟侯州家區區所冀惟於供對言動之間毋愆修飭之恒度務合乎古人所謂不辱詞令不辱理色之義圄中有暇繙諷書卷以自排遣亦爲習坎心亨之一道也大年子淵諸益爲之奔走不倦衰世急難之風可尚也方與漢臯叔父對坐擾不盡及

答朴生弼載 戊戌

病憊甚日思相就而汔未果如食有噎正爾耿耿辱書甚慰此意誄文事奉悉勤諭誄與祭文雖同是哀悼之作體却殊別誄之爲言類也類其德行之謂也

如古任昉沈約之文是爾祭文固亦稱道其徽美而所主在於叙哀況於一家至親則尤以哀傷爲主昌黎之於十二郎諸姪諸女可考也碑誌祭文俱皆行之則豈哀誄獨不可施之敎誡亦有理祭文固如右碑誌與誄詞體華慤之別如昨書所云鄙滯之見終以爲未妥若所引梅聖俞請銘則謹聞命矣僕之文章顧不及歐公萬萬而以賢妹雅意見屬以紀述之役則亦不敢終辭幸擇而處焉卧倩不宣

答具生聖彥 乙酉

阻甚懸戀卽承手訊差足爲慰所問表德舊時所云

特出一時之矢口顧烏足爲定論但大有兩字寔覺無意謂請以直夫改之詩曰邦之彥兮又曰邦之司直惟能直而後可稱邦之彥也未知高意謂何然古人有言人能貴名名不能貴人若貴名之責亦有難仰他人者幸勉旃韓文之繼讀豈不善哉亦惟曰業廣惟勤勉之屬擾止此不具

答申生宗夏 辛卯

蒙示責諭良勤甚幸甚幸向者揭示場屋蓋慼時文之偷弊欲有以稍正之耳若見捷者句語之尖巧固心所不取聊就其所長而奬與之前後似此句語之

批點甚多奚特秋忽春之爲怪耶夫以歐公之文章重望專爲知貢舉者有年而猶不克亟變文風嗷嗷者四起至被擁馬而毆罵必磨以歲月顯行絀陟然後稍變之要非朝令而夕改也如我之瑣力旅進而何敢遽望其矯俗耶況近來才子稍出頭角者皆以奇巧爲勝求其和平醇罔而善爲之殆無一篇可取苟以奇巧見絀則將無以塡榜額吾獨且奈何哉使有典實完好如春燕巢林木淸新圓妙如放白鷳而見屈者則吾當服罪之不暇試摘示之如吾足下但當益孜孜所業篇體之締構闔闢句法之鼓鑄洗削

無所不用力而期造成章之境則若所謂典實圓妙者在其中矣亦當一戰而雄鳴毋徒取一時被選者瑕釁而遽加訾貶已也屬有病故今始奉報不宣

答李生宗城壬辰

惠書云有意聖賢之學甚盛甚盛三代之士無非學者尚矣毋論雖以近世言之若穆陵及仁孝兩朝朝紳章甫爲此學者猶多不必以繩尺自律而槩之滄通經傳及儒先之言有行誼文識則同然世俗或譏笑之蓋爲此者寡而不爲者衆耳今世名爲學問之士滋寡譏笑者滋益多噫此可以觀世矣然爲

學者苟無卓立之志鮮不爲譏笑所動此皆見道未明之過而亦獨行孤立爲難爾今吾子誠有意於是則旣毋以近名爲行而亦勿以避名爲心惟以收心飭行讀書求道視如日用飲食行之不已則譏笑漸息而見道益明矣僕少時專欲避名而務爲自修之實自修之實若存若亡避名之心卒與流俗同波至今四十五十而無聞悔將不可追已故於吾子之問輒以毋苟避名贊其決焉欲吾子視我爲戒耳答人論文亦已見本末之所在其間不無得失姑未暇一一評對爲學雖以文字爲末讀書不可不力勉旃勉

旃不宣

答李生春躋 丙申

昨者蒙惠手書辭意勤備若將求益講業之爲者披

瀉之外愧仄不敢安明經設科本欲搜羅經術之士

致用於朝廷耳近世徒習口讀不省經文之爲何義

一日決科目棄典訓如敝屣豈國家設科之意哉足

下旣明習經書取一第有裕而年尚少又有志於探

賾聖賢立言之旨甚善甚善顧昌大寡聞陋識重以

衰灰疾病益荒落無有其何以待攻堅之善問哉然

盛指不可拒好意不可孤如以暇日見教以疑晦相

長之益幸與賴之或以書尺相往復尤善先誌謹完文字恐圓好無可指議只得略疏一二處以呈屬苦痰眩力占不次

答申生維翰 己亥

曩於便中蒙惠手書山扉靜閴中得奉金玉之音其於幽悄之思何啻暍者之邇泠風也槎行之啓道當在不日旣不能邅路而摻裾則一言贈行乃相慕者之心也顧何待見屬之勤勤哉含意連辭政欲及期構呈所患眩惑之證逢炎頓劇長日昏昏殆無惺悟無以卒篇寄去病人事眞可憐也然萊上候風當費

時月此病儻得少間庶乎追躡於發帆之前耶以足下高文絕藝畸於世阨於時久矣顧無所表見今日之行天使之振大雅於殊俗揚國家之聲明也毋以家私累其心專精於翰墨俾卉服之人永世傳誦服我右文之化則其有補於東漸之聲教抑豈少哉勉旃勉旃伏枕呼倩多少不盡及只希風濤安穩木道利行

答許生綄 辛卯

日蒙惠之手書並投程詩十五篇書辭旣高妙可喜詩又精工有韻致信乎其富於文詞也往年得見數

篇固悅其才思之敏悟句語之淸警猶以一臠之味未足以槩全鼎爲歎今所示諸篇皆又圓溜有餘地絕無艱難之態蓋無一篇而不堪高選者且近日科生輩之爲詩務以尖巧詭異求勝於人而文體日乖於平正號爲才子者尤甚心常病之盛作旣具諸美而又無此病正所謂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至以楓落吳江浪猥自引喻雖亦謙謙云爾得不太過歟旣辱求評點不可白還妄加塗浼以呈視至可得其得失也揚子雲嘗稱聖門用詞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已而又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詞賦亦云況程詩乎

雖工何足與論於不朽之盛事哉吾子既以此得售無所事於程詩以是之才盡亦求諸進乎是者乎因還詩篇聊復漫及不宣

答羅生沉 戊戌

來伏窮山百感交中觸境陳迹彌增愴涕終日掩扉懷戀不比他日忽此手牘遠及披豁欣倒眞是逃虛者之聞跫也所諭縷縷深見求益之志切稱舉疇曩責我以成就人材克紹先業甚盛意也顧此瘝痞風眩諸證年來轉益深痼日服湯丸未有驗效此惟專精調息而猶有危死之慮尚何暇於引後生講文字

耶抑念世道日益迫隘比前時又遠與學子輩討論經藝雖似出世間法亦不宜爲世所指名而自一家至親至遐方人士願相從游者頗不少一開路恐日後轉難措處以故不敢生意於此事實病既如彼微意又如此將虛負勤渠之意悼歎如何目今房室既無餘隙村廬又無相容之勢來留之計尤無可論者矣欲趂開初入都過袷事還出其間儻見枉于京第可悉餘縷也不具

崑崙集卷之十二

崑崙集卷之十三目錄

書

昆侖集卷之十三

書

上家大人 辛巳

下送兩狀一圖謹覽以還下書辭旨並伏悉狀本圖帳雖有未瑩曉者槩見其用心之勤而設法儘亦精密誠可嘉歎也病民與惠民惟在結役多少方田何與云者亦是要語非敢强其不知力沮有爲而前後所以苦口爭之者止就源頭上有見而言之耳姑以狀本中所引故事論之以歐王之賢張朱之大儒而未能遍試斷行者其必有所以也今時與彼時不翅

相百而今日人材之與數公又不翅幾許矣假令紀律粗張人心不至如今日說時易做時難猶患實做之難於善成料今紀律人心百爲無可言徒見法制之差密遽擧不輕之事萬一蹉跌不善成而有後害則今日主張者之被罪固無足恤而國體之大損民心之大崩恐無以捄之古語曰有治人無治法誠千古格言其不可不察其人而徒信其法也明矣自俞令聞此言必又以朱子所稱喜安靜厭紛擾目之而亦非敢徒爲苟且姑息之說靜思治體自有本末本者何心也末者何法也程子所謂有關雎麟趾之心

而後可行周官之法者儘不易之言也方田之法其不及周官有間而目今缺似此事勢廩廩有楊宇之慮今此方田之行上下之所以爲心既未知一出於正經界行仁政下之爲心就令一出於正　上心或未能保則其要終必歸厲民何者本末之應捷如影響非可誣也藉令今日減結負爲取十之六而仍令繼量儻或親庭因事解職而田事垂畢時他相當之聖旨嫌其太輕寡欲取十之八九而他相奉承不敢違則其果爲平民愛民之政乎其可以事成在他人而追首事之罪乎不治其本齊其末之慮實有如此

者故淺見每以爲不能格王正事則毋寧伴食素餐之差可寡過差可報國此實有苦心非敢苟免罪何之計也以故海西事毋論方田及舊量都不如不爲之爲得也今若事既始作不可無端中止云爾則不如姑用十取六之法一切以寬民爲心以此知委依此出令年賦役審察今秋賦役時民情如果洽然無怨咎則明年早春爲始又繼量十許邑或六七邑又果無弊可保遍行然後始許遍行一道差爲中策之得計既誠無弊可行則法定制成雖新手自可倣以行之或又加俞令一年無不可其視不審便否而遽

爾斷行坐貽難及之悔不翅遠甚矣聞三邑民情大
動此非但豪右之奸耳蓋雖小民姑不知朝家減結
負之令宜其如此減結之令旣下之後民情如果帖
然而朝象又得如今日比而身又不去廟朝則推行
亦何妨而亦恐未晩也古之宰相其才器智術已有
過人者而亦必臨事而懼反覆講究見其必當必善
萬下萬全而後始許其下手故事集而無後悔功成
而上下無異言觀於魏相之評决趙充國屯田事可
知已以營平宿將可仗屯田之請宜若一請卽施而
連章累奏至於十餘上而後君臣上下灼見其可行

無疑然後許之事無小大皆有利病便否凡居樞軸者宜深存此義且況今日導迪 君德撟揉君闕之義又非他日比耶此非爲一事而發幸深念焉

上家大人

稍霽令人蘇快伏惟體候萬安文書覽悉還上細討則固不無疵漏之可言者以大體言之極不當極不當所處職責要在格君得人救民此三者固有未易言者而所自期願則亦當在此雖三者之外如疏狀覆啓之當頭者錢穀甲兵刑獄之緊重者亦在隨到審處外是而爲相業終是末務易招有識之譏凡此

數事固多謬例改之不見其有補於國勢不改不見其有損於民事而黽勉就仕於加額之際首先以此政豈不缺然於四方之望耶其不必改不宜改者非但如此抑有不可改者我朝儀章及文簿儘太繁絮而亦自曲有意義類非一時意見所可輕變也以故閱累十葉 祖宗過三百餘年紀而持循至今了無妨朝政損 王德之害何可遽自刪減變改乎其於道理旣甚未安非惟道理如此以利害言之此擧若果稟成則紛更 祖宗約束之議必朋起而交攻之理勢灼然坐可卜矣事若關係 宗社安危生民休

戚進退大節則雖禍福有不當論因此不必爲不當
爲之零瑣事坐陷變 祖典之罪豈不可笑乎且假
令必當爲之事各自有該掌如傳旨省減一承旨足
以稟改望單子省減一銓堂足以稟改又何代斷越
俎以宰輔之重而降行該司之職乎其中如末段兩
條誠亦允當而要非今日所當爲萬乞必寢無疑如
何如何目今時象國勢人心世道實到千尺竿頭而
念今所處崇極百責攸萃實有凜然之憂繼今朝暮
深念幸加之於向所云三者及錢穀等事量時宜順
人情而審處之爲今計策爲今道理無以易此如何

如何

上家大人 癸未

疏草點化送上旣欲以無辨持大體爲心則只得約略自引如此前本斷不可用耳但念此事關係無論國家之重事自己身名本末不翅緊重今日擧世人情心公眼明者雖於爲 宗國爲國本苦心血誠依俙看到若其間裁時處義之曲有精義則雖相愛者猶未曉然況於不相愛者尤何可說耶夫然而今日機會似在必可辨之時而徒諉於持大體一向媕婀蹉過此會雖於異日萬一 天光之回照爾時辨暴

陡覺無力久久思之終欲歷陳前後事狀及處義之由使上下國人曉然知此心曲其後則雖又有橫逆閉口無言似好如何如何只有激觸添禍之慮此則可念而死生天也豈云云者所能制耶惟在自心權定也姑欲就前草添修耳

上家大人

禁營仍存後都民物情大抵稱悅而此則有未必公何者軍校及標下皆是京都市井胥商之族滿城之人多其姻戚故也以所聞言之閔靜能尹幼麟皆持當罷之論深慨仍存之請如損窩之見一相反以還

存指爲晦窩事業而以子計之 聖志銳於通變而旋即中沮誠有失機會之歎罷一軍以成兩軍實是不易之論而旣罷還存亦甚可惜而但念今日國事旣不見有端本淸源可爲立經定制之本而猝然通革徒爲無事中生事坐成多少利害已失先後之序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且罷之雖誠得計其於分移劃決財量彌縫使公有通變之益而私無騷怨之患亦恐非時賢所易辦此雖節目間事亦未可忽還存雖涉顚倒猶不失爲前日本分似乎寡過故晦窩之劃不爲輓止反有贊成矣晦劃結語重請必變良役以

捄倒懸仍請三軍門皆以古者一營之數卽一萬六千云減定而以其所餘續簽闕額可無五六年簽丁云減成一營之利病姑無的見而亦不無異同之言從當思量陳上至於必變良役則誠合於窮則變之義不容但已令討通變者亦不過搜刷歇役淵藪量減歇役額數如往年之爲而稍加細密仍欲嚴立事目俾毋如前濫定之弊而已此若善成則豈不爲小變小益之道耶然子意及今可變之會若行丁錢之法庶爲祈永之圖此固戊寅劄所請而右相又繼陳者初謂行之未易近於病寂中熟思行之似無甚難今設難

者一日黑笠稱兩班者猝應前所不應之役朋怨胥
謗此有不然若行丁錢一丁所納數必無多似不過
一兩或數錢黑笠者雖善謗寧有爲數錢大興怨詛
乎且上自公卿皆應之又無彼此不均名地敗辱之
端初雖有些少嘵嘵苟能斷行善處似必無憂二曰
入作之民東西靡定有難推索此又不然有入作縣
邑固無多如非窮峽即是邊遠審是良法則固無爲
一方廢良法之義況此法苟行之數年則民生奠安
自無移徙流散之患寧有入作之可論耶若以斷行
爲定則考覈帳籍丁口磨錬一年放下及應納之數

無使等牌頭目監色居間而直納官家官家直送京司以絶中間吏胥輩操縱穿穴之路許免鰥寡孤獨以示仁政此等條項不一而足而此則皆舉措間當講劃者但公私賤當稍貰區處京外各司當稍貰資給而此則斷行後亦足消商此法之行不見其難爲如可斷行其視規規於減役删額捄末而卒無效益不翅相萬矣然此亦須先有立大信定大志爲之本又必有識卿宰良牧伯爲之奉行持以時月耐乆須行方可有條序而無疵獘此則又在輔相銓部之爲之耳此段欲與龜川晦窩諸公痛論講一副當而病

莫之遂向與隣尉略討則其意固以爲必可行此則想從東山來也試須細細料量亦廣詢可與語者如何

上家大人己丑

今段去就昨書中所云痛理會者追當面禀而今日事勢固似不免一出然必也待得萬不獲已轉動不得之境方議勉起如是而後方可有辭於識者此則只就外面言之以道理亦然至所謂痛理會者又有大焉且鄒聖之進銳退速宋帝之推擠不去居崇位者不可不參前倚衡也靜念今日所處默思盈虛消

息之常理不覺凜然豈嘗見日恒中而月長滿乎而今祿位權寵之盛不亦可畏之甚乎頃者與晦隱禪樓夜話時晦云爲宰輔者有大戒人非聖賢常賴匡拂規益得無大過而我朝爲宰輔者全無此道逐日所相對皆是諛言德義安從而進益乎且有一事自朝至夜之及門者無非有求於我或以財利或以官爵或以請託或以納交藉重或以衒能拔身凡若此類皆無毫分裨益於國家之事宰相之德適足以貽累招謗所謂累與謗之目則或爲循情或爲營私或爲鬻權或爲不能守法或爲誤用非人雖不能一切

謝客必須深知似此情狀然後自身方免大敗此說近於太薄而說得痛快切中事情儘有深味蓋其身親經歷正所謂老婆心切於我家尤爲頂門之鍼於鉽獄後尤爲後來之轍如何如何

上季舅 癸未

思辨錄事夫疑難劄錄是後學之所當勉非先賢之所禁絕則今之病溪丈者止在意見之多辟異辭句之欠遜悌而已此又劄錄者之所不能免晦齋大學補遺曾亦細覽矣乎其多辟異欠遜悌有倍於思辨錄而不貶爲腏文廟之大賢今以經說病西溪寫

未踰挾私逞憾者固在無論雖公心無愛憎者或不
無然疑蓋此事須有公心高眼博學三者備具之人
乃可看破故也今世公心固少而高眼博學尤尠且
心公者未必眼高又未必學博宜其疑謗之多也然
百年後愛憎灰冷是非雲消則恐不足爲疵累雖其
論說一無可取篤論者只當評其見解之差謬其何
有於一身之疵累耶非敢以異同之私攙論於學術
之重也淺見本來如此自謂看得分曉未知如何只
是拘儒滯見雖百年之後容有云云而此則不過如
後儒之評短晦齋者矣況溪丈之自居與晦齋又異

後儒亦當置之一邊而已又烏有所謂毁經侮聖之誚耶

上季舅 丙戌

伏奉下書審知日間萬安狀仰慰無已下詢事謹悉諸紙並亦覽詳諸公言意惟欲力沮疏事故其說多不成說令請先辨其謬而次及疏陳之不容已可乎平川所謂示輕於民是游辭也何者疏中既曰利害的然者以次而行云爾則固未甞以中止既頒之令爲請其中果有便益者今不必中止烏有示輕之慮其中果不便益者惟當亟反之不暇其又可以示輕

爲患文過遂非而不念弭謗息怨之義乎况既知其不便益而嫌於示輕不亟反之則惟有力行硬定拂羣情拒衆論而若曰徐欲改之云爾則其示輕又無前後久速之別而久後反之尤爲取侮失信之歸矣反復推思誠未曉解其旨意也閔台所謂攬取美譽沮戲國事是胡辭也大凡進言論事惟觀言與事之得失而已言與事果得乎則名譽不期至而自至國事亦與有利言與事果失乎則反是士君子發言處事惟當細究其事之利病吾言之當否而已既不可致意於名譽亦不宜苟避名譽而廢可績之言也今

疏所論以姪觀之乃爲有益於國事而反以沮戲爲言固甚可異而彼亦旣許以明白正當則所沮戲者只是非正當之謬舉耳何得云沮戲國事耶此台位地已崇而告導友朋不用誠實道理而乃出於危動脅持極爲未便而意下之不得無動亦恐多在此段殊可嘅惋今有一言可定者原初意下若出於不念國事而特出於攬取美譽則此書云云正爲頂鍼而不誠之言亦難於回天亟止之可也如果出於爲國而非爲求名而人以此刼之而動於其言而遂止之則爲國之心反爲不誠亟陳而勿疑可也又所謂輕

變之罪云云諸公所大苦者正在於此其意慮之及此亦衰世之意也然我之本心只在爲國遠慮非若偏黨之士爲人求過之爲也措意遣辭亦頗忠厚含弘無激訐觸礙之語今以成變法誤事之目爲慮者誠是意想之外也事苟可言而關係國家大利害則雖切逼於人有不暇顧富鄭公之謹厚以翁壻之間而乃曰晏殊奸邪黨夷簡欺陛下司馬公之誠信與金陵交好猶密而所論新法之疏略無顧藉古人樹立處必如此然則雖儘切逼於當事諸公事在可爭而關係既重義不可苟徇顏情今其疏本初無一言

半辭指斥諸公每每曲恕而勤護之不知何嫌何疑而有成罪之慮耶今此交口而力沮之主意恐不在前項數段只欲援與同事打成一片而不欲別生頭角建立標幟焉耳蓋座下安身立命不落於彼此色目且與數公者情分有素而平日又有誠欵於國計民事處地位望又不翅隆重故欲因此等事勾引結納稔熟爛漫正如曾子布輩欲與范公純仁同事耳今段疏事正所以不受其籠罩故交口力沮必欲其不成也右台則此意猶淺餘人則此意思恐十居七八矣夫今日朝廷及當路諸人姪與座下看得或不

無差殊深淺而雖意下亦嘗曰世道無可爲曰諸人無可意云爾而前後居位凡於一切臧否淑慝言議上不甚交涉且與當路諸人一例和同無一不豫色相加三分四裂各成氷炭其間必有賢否之別而依違模稜一不露圭角識者固已深疑之人得以議之雖自心亦嘗以淸濁無所失自嘲之矣於言議上旣如彼於交際上又如此而又於民憂國計不干黨論之事亦一聽牽制務以毋失一毫好意於當路之人爲主則天下持公議有明見者其將謂何且持是以往黽勉偸合漸染淪浹其勢恐至於與申兪尹趙輩

將翺將翔同去就共福禍而後已何者心事既甚和
平而見處則實欠明透又與數公者情分素厚小事
既不足與分貳大故則又未易遭値既不能疏絶而
同居位著共治公事其末後歸宿終亦歸於大同矣
以一生不貲之身乃將與數公者同陷於膠漆盆中
而不自覺則爲其親愛者何得不爲之濡手足焦毛
髪而救之耶故縷縷至此者正欲稍存形迹於此等
事一以明士君子安身立命之不苟一以絶引輓粘
惹之望徐觀時勢歸卧湖山方有辭於一世矣下書
云辨事之道不妨同入稟定亦恐看不破矣夫言語

之詳備雖似勝於文字至於論列朝廷事宜則文字大勝何者威顏之下旣異於私席雜陳之辭又別於專奏所欲論列或患挂漏或被剿奪十不能道其六七況此民弊諸條綜錯棼糾千頭萬緒議臣雖甚辯洽其何能一一解說 聖王雖甚聽聽亦安望件件理會乎以文字極論然後方有格回之望而亦有淵鑑尋繹之地矣凡今疏陳實無分毫妨礙於數公非徒無礙以騎虎之勢得推車之言憑藉此疏以爲漸停之階正爲當事諸人善後之良圖而其必欲同入稟定者其意正如上項所論切望毋動於撓奪之害

斷行不疑如何如何毋論別事只是疏陳之聲國人皆聞而今忽無事而中止不惟舉措之顚錯曲聽數公輓止之狀又不得諱則士民之望喪失無餘非徒喪望譏侮疑謗之言必將四面而起不亦可苦之甚乎若自家前則見得果失今覺其失而遂寢之則可也今已見無變於前而特被拘制於左右之言曉夜思索一句經營而忽改定計泯默苟從則有定見能自立者不爲是也此段成否不惟座下一身事而已竊謂大慰民心於將散潛扶國脉於已傷太史書之有辭後世矣數公者乃欲板援勾納爲遷就彌縫之

計而不能自立至欲折入而從之亦悔歎旣與聞於其始不敢不盡意於其終縷陳及此而中多礙眼辭句不宜傳示一覽後封還千萬之望不備

上季舅

朝有上書兼有所稟矣伏計已達否此又伏奉下書詢叩勤複甚幸甚幸昨書之傷於激發固已自知今教所謂粗厲猛起之意多忠厚慤實之心少云者則誠爲頂鍼於本來病痛矣覽來爲之瞿然敢不銘心服膺耶至於拖泥帶水於異同黨伐之私非敢然也平日雖誠未能脫灑固自謂多能保公心多能持公

見兒昨書所論原題自係民事利病何關黨論耶特於當路諸公看得較有深淺故發之自如此耳今此下教再三覽過眞有可以欽服感歎者幾乎物我兩忘甚善甚善挾狙詐行忿猾而喜壞天下事者見此可以少愧矣家庭亦亟加歎賞矣至於疏陳一事及得令教試紬前見虛心究度以事理時勢反復揣量則終覺當呈之爲得何者數公者若眞以仍復舊制爲心則人有疏請仍舊乃其所樂聞者啓下後覆奏以依施爲請甚是便好方且贊成此疏之不暇今何乃苦口交舌多方以力沮之耶若親朋密交欲進言

論事而所進之言所論之事大是錯謬則固或有輓
止之道矣今像案之間欲陳論事之疏而其言又不
以爲錯謬至許以明白正當而乃反以攬取美譽沮
戲國事等語累辭而輓止之古今寧有此理不亦可
怪之甚乎此其意可知已故姪見以爲數公之爲此
無他蓋釐正事之難於就緖固已依俙見得臬論與
情之咸謂不便亦漸播聞正類騎虎之勢難肭之情
此際座下以重望欲爲此疏疏中所論列累多中竅
故不能厓異不得不曰是當而此疏遂發則籠罩引
援欲與和光同塵之計自此差池此固大關而以[illegible]

正事言之亦有些無聊故耳今我旣無意於苟相依附而所論列者又關係不輕何可恤人之些少無聊而遂輟不爲乎今不疏陳而誠令仍復舊制盡如吾心在弦之矢無端中止曲徇沮撓者之心厚招嘵訕之言終不免爲顚倒可笑之歸況同對之際必不能一一勘定爾後從違仍草權在足下其勢將以數事依施塞責而彌縫之必不能盡如吾心時移事過之後考其成就則無大駁雜於輕變舊章而只是與某某人同事業耳雖此身連在朝著事勢固慮其如此況今南行要不出望前歸期又不在旬月之內其間

事機時象有不可預知者耶惹起紛紜之教尤所未
曉苟其心眞有仍舊之意與我大同則其言之中窾
無間於以對以疏固無紛紜之慮苟其心不與我大
同則其可恤其紛紜而遂輟便國利民之言乎況數
公者雖甚狹中豈爲些少無聊至改推車之好意强
生釁異於明白正當儘好之言乎惟是疏陳啓下之
後在潭上之時以書牘開心見誠申論利病使覆奏
不至逕庭爲宜今教中所謂以至誠惻怛之意調停
和同務歸至當云者正當用於陳疏之後不當用於
陳疏之前也明道云云甚善甚善然柳下惠不可學

魯男子却可學不量識力時勢而遽欲用明道規模
則鮮不大敗韓魏公司馬公豈乏忠厚惻怛而累章
顯議無所顧藉乎姪之所恐者實封還寢之後諸公
依違躲閃半從半違延拖遷就久無結梢而事端橫
生時象或變使今日憂深慮遠爲國家忠討之言卒
壅閼而不章雖云過慮不可謂無此理也且此事旣
爲失民心之大關安危存亡係之而非舅氏不可言
蓋他人之言難望其回天也失今時無可言蓋制度
已定須行漸久則又難於頫復也國有失擧如此之
大黃巢自成之亂多原於此等通變則此擧未必不

爲亡國之階而殿陛之下廟朝之上卒無一疏開陳則又不可使聞於隣國也况文字有据言辭無迹正如昨書所稟設令入對同奏後果能盡復舊制婭則猶以爲終不若文字之爲明白也左右思量其宜呈徹較然無疑凡此極論皆自謂思得透看得破而又不敢以異同物我爲心虛心細覽則自可得之矣昨書云云果多有物我之界宜其未盡開納而此則自謂不負獨觀昭曠之教未知如何如何凡人情於事之未定時常有異同乖角之意於已定後則息疑斷爭却是坦易今疏事中止則還仍舊制或未可决必

而設令登對變通又未保其善變如我之意疏本呈
徹之後則便否利病萬目皆覩　明主亦可以理奪
而睿鑑至明其利病的然不可不從者其何辭而强
拒之耶然則以辦事之道言之愈見其不可中止也
親意亦以管見爲得之矣不備

答內弟載大庚辰

懷思歲暮益切人至得前月手書具審起居狀且云
來處燕超齋多時開慰懸想之外喜若此身之在家
也想衰慈病妹賴以破顏此中憂係可祛七八昨得
國彥書亦云載大來護病嫂而又能曉解醫理不減

兒在第日此其意亦與我同而但長桑之術僅解其名目而便使人稱道此正犯莊生知者不言之戒耶來紙縷縷太半在色之戒而迺以蘇子卿胡伯衡所未能者責人無亦太苛耶特爲見愛之深故其言及此敢學趙孟請受隰桑之卒章此來新得許多名稱何者性寬緩不用刑杖下人有犯無何問則謂我爲生佛與學子數人日講說經子名理或有可聽者則謂我爲大儒潛居靜室夜籟闃然世間一切緣慮消斷欲盡不言不笑默然相對則如草山居士倚竹節穿麻鞋登歷海望臺金剛窟之間則如游山客遇景

吟哦乘興揮洒巧拙不論下筆十數篇則如詩客服
天翼腰弓刀冠揷羽手金鞭論兵於幕府之中則如
武將東園領從吏胥持繩尺出入田畝課核虛實則
如勸農官所少者獨無風流薄倖之名耳此非能修
心性有操執也特以病憊羸瘁力有未暇正所謂不
能也非不爲也然而或者乃以有定力稱賢見黃門
稱貞者不亦可笑耶然情塵易染來日尚多淮橘之
不化爲枳安能自保耶至於詩律之評砭正似中窾
然此嘗謂後世學古而才高者爲獻吉之褊裨才下
者爲君平之鴈行丈夫寧能役肝脾敝口吻成就得

獻吉褊裨輩事業歟以故寧欲隨意寫出興到不刪而就加矜頓略存隄防差爲自家善刀已如何如何窮陰遒邁惟志學加勉不具

與載大甲午

海嶽之游壯哉萬瀑鳴泉摩訶清磬醒得紅塵十年之夢何等愉快也或者謂我時則不可盍姑輓止應之曰某甫不歲年當决科目入名塗以彼之詞章風韻不及今一訪名山殆將虗了一生且出世間法自與世諦殊趣尚何論時之可否耶旣以是解嘲於人而畏謗之意猶不能已亦嘗竊語於載中載休輩如

或者之語我矣然亦夫子所謂遂事勿說者矣但想驢背所呻佔奚囊所收錄珠璣溢目不啻長一格價未得及時看玩爲可鬱紆耳

答載大 丁酉

頃者所惠書傳自載昌所屬有人客多時未亟討便寄謝山童踵來又得手字審已入棲沙潭點易有趣披閱數回眞覺松雲蘿月之氣拂拂然生紙墨間也山中起樓高臥一壑品題水石吟弄煙霞卽人生格外之至樂而所謂玉皇所願爲而不得者也今以塵腸濁骨居然自立爲華陽洞主備享這般清福吾恐

召毋妄之災也或云明春當復有科舉尺蠖無終屈之理蟋蟀有吟秋之期吾恐一枝桂花來逼人坐使草堂之靈貽恨於澗愧林慚也前言戲之耳世諦不可終棄　王恩在所當報則願以點易之暇留意於抽黃媲白之工早了時行時止一公案然後復尋山居斷送晩來光景斯可謂世出世法兩無憾矣如何如何病倩草復不具

答内弟載中 辛卯

送後眷係惟日勤止此際手帖傳自白門披審近來奉引棲息安廸慰已多矣況聞調度凡百不比京洛

之艱匱却思向來出力輓仕之無謂始信飢飽冷暖
非人所知也士不出而仕於朝則其退而耕於野職
耳念來世間幾般人舉皆無功而食惟躬耕者可免
素餐之譏雖近於許行之道其實則然如是思惟則
荒溝斷陂無異乎廣厦高軒來書之云毋亦未到夫
齊榮辱一窮通之境耶況鉏而帶經必有事焉則亦
安知夫大漢御史大夫之功名不基於今日乎好呵
好呵此間慈候殆復常節將以再明奉往松寓爲過
時月計相望落落秪覺悵然耳

與載中 戊戌

山扉終日無人客所聞唯水聲鳥啼耳時讀太易一卦悶則臨池觀魚坐石看雲外此無餘事五十年來初嘗之趣味此差可人意也阿尼忽此告歸可悵僅僅學離騷中庸才得卒業而鈍根難拔須著巳千之功乃有精進之望此則難仰他人處奔蜂亦難化藿蠋惟在厥翁費了鑪錘耳

與從姪守哲 壬午

送後無日不思書來稍慰此意㬰論能日課不廢尤善若疑晦之不可強解則闕之可也惟是拔劒擊石之志持久不變則自當有進矣詩律壯浪有骨氣自

其長處而强作老健態終非佳境且有不成說處切
宜先治王孟岑高而後集成於陳黃躡節力探雖有
一二語可觀終無成章理須以此語問之滄浪也餘
不具

與守哲

天地無停景英豪不盡心此一句即余之嘗贈益之
者也無停景者日西月復東昨日又今日百年光陰
迅速如箭之謂也不盡心者夫凡庸之人無所事事
其心無所有至於英豪之士則其心所期常遠大故
所當爲之事不翅千頭萬緒姑以立言論之必讀盡

天下書論著千百篇然後可庶幾矣其功業之多豈數年所可辦耶立言猶如此况外此而立德立功之大者乎故日月常不足而心期常有未盡展者此夫子所謂學如不及惟恐失之者也朱晦翁所謂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者也苟有志氣者惟當以勤之一字著在心胸念念不忘日有新得毋少間斷可也

與守哲 辛卯

三子者之撰愚既妄加點批字句之間櫛爬殆盡而其於全體却有可論者復此縷縷益之長於清澹善

寫淺近之景意會所發秀句間出篇什亦富率能諧
叶近作尤欲老蒼漸近有味而所短者意無切深語
少旨味氣乏雄勁耳永叔長於冲妙語端而色粹時
有精到語可以一諷篇什未甚多而亦能妥適寡疵
但纖弱偏隘無恢闊規模無矯健風釆伯幾才高氣
勁時復出語雄邁而問學旣淺詞理多乖又不肯循
尋蹊徑自占門庭而强欲力效仲說諸家牽强粗暴
往往自敗又謂奇高淸峻可以力致必欲求異乎人
而學力分量多不能充其才其艱難苦心而得之者
亦多全無意味者然大要三子者皆未免手生亦在

熟之而已請復妄爲詩評曰益之如平沙小溪清淺映徹一回沿弄與趣易盡不見煙波之變態石瀨之激響又如沙果半熟膚色朗潤一嚼非不甜爽而全欠雄深之味永叔如靜女逢人時見靚雅之態而舉止褊澀太乏軒昂之氣伯幾如雄劒出鑪器則寶重時亦有一割之利而粗礦樸鈍鋒彩未發欲成干越之珍多費鍊淬之工

答從姪守範 庚寅

雪色滿山官齋獨臥絕憶前冬漢山之觴詠書及此際慰復何言所示悉之非但鶴谷故事完平亦云士

所當爲豈止關西伯耶士流傳以爲美談然傳曰執事敬雖少輩讀書習字灑掃應對猶當兢兢不敢忽况受屬牧之寄有官守之責者其可不自盡吾心耶况人之規模才具有萬不同耶吾在廣府日口占兩句題壁曰事無非學才出於誠立心要公平臨事勿放過事無非學卽朱夫子語才出於誠則暹川公所以語石室翁者要公平謂毋近名干譽也勿放過蓋爲官長者許多疎失皆出於放過二字故也但此邑大異於廣府日事鞭扑何有於治聲哉姑復不具

答宗姪守一 己亥

得左右書已涉旬月病憊甚闕然不報當見恕也來書累紙優乎多哉足見志益固而業益廣長幅所諭及日月排課尤見汲汲如不及之意甚善甚善然於私心既喜之又深憂之蓋聞形太勞則將恐竭神太用則將恐越雖有敏學之志篤道之誠形神不遂則欲速而不達故古之設教者既使之致謹乎應對進退掬溜播洒之儀用力乎詩書六藝佔畢訊問之業而又必使之琴瑟投射焉詠歌舞蹈焉所以節其勞逸宣其湮鬱焉耳故曰發憤忘食而又必曰樂而忘憂曰藏焉修焉而又必曰息焉游焉聖賢之詔導學

者宜以一切專篤無一息放忽勗勉之不暇而經傳之訓如彼何也蓋有樂而忘憂然後所謂發憤忘食者益勸息焉游焉然後所謂藏焉修焉者可久也凡若是者懼其將竭將越或至於不達耳心之爲物囿於所事則不靈力於所強則不活博奕者當局而迷不靈之謂也未悟坐禪而得心疾不活之謂也故善學者雖傳習有經誦讀不輟而必使此心常超然於行墨卷袠之外夫然後其樂全而其得深也杜當陽之序春秋曰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如江海之浸如膏澤之潤朱文公嘗喜誦此語舉

似學者排定時日束縛驅刼如今日之爲則又豈有優游厭飫之味哉主宰已不虛閒一味忙迫膠擾則理會文字亦安能精深透徹而有自得之趣乎佛氏所謂已被法華轉不能轉法華者亦妙喻也且夫人之一生只有一箇心神以之接萬物而應萬事雖大名節大事業睎至於聖賢豪傑亦惟恃此以往耳今汨然埶溺於塵編蠹簡之中立責供狀如將領之督軍校程限日月如官司之董工匠諰諰然困悴疲劇不能自振或至於耗傷心力則其與馳逐聲利湛酣酒色喪失其本心者相去幾何而所謂名節事業亦

將何所本而有立乎臧與穀所業不同而亡羊則均
也毋亦近之乎古人有言曰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
了嘗見少年劬學之士或病心忪或患眼眚或苦食
痞未能卒業而終於無成此皆著忙之過也蓋志雖
氣之帥氣亦體之充氣血既損則志不能獨行故曰
持其志毋暴其氣昔賢之訓人必先以愛養精力深
相勉戒良以此也今左右一向勤劇不存慮於將竭
將越有如萬一或犯數者之患則聚得六州鐵鑄成
一大錯雖欲悔之其可及乎君子之於學將所以沒
身焉既不弛然放又不絞然急要以持之歲月涵淹

將養於斯乃可以效成於悠久耳今左右乃欲以十駕之力一蹴而造千里之遠竊恐其顛蹶頓踣將爲渴河追日之夸父耳吾願緩節安驅不徐不疾行行不止期以月計歲計之益則早晚當必有所至矣但不可息駕解鞅中道而廢耳程子曰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可達道雖經史記問之學爲患則同也來書叩問之勤有足以起予至引先人之敎私心重有感焉曩固吾無隱乎爾今復罄悉及此而所論千百言眞所謂問東而答西者然期之遠故愛之深愛之深故慮之不得不切耳惟左右却顧深思焉若所謂

規模蹊逕古人成法布在方冊爲道學則博之以文約之以禮是其規模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是其蹊逕也爲文章則韓公所謂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者規模也柳子厚所謂本之易本之書參之孟荀參之太史公者蹊逕也若其達財成業之後先只係才分之高下工夫之勤慢夙詣速化有何別般方訣乎幅末畫一所條問不敢臆對此如列肴膳於几案啖者自當品嘗而取其旨於口者耳酸鹹甘苦豈他人所能與哉然姑後其已讀已熟者先其未讀未熟者恐

合於先博之術如宋明諸名家亦宜相間閱覽以究源流經緯之所在也抑有一焉諷讀繙覽之工雖於三四十之年亦可以自勉而有進獨製作之法妙用多端必於聰明方長思慮靜專之時成箇家數乃無過時之患毋論道學文章之士如程朱韓蘇我東之退陶栗谷簡易谿谷諸公皆於二十前後已譜綴文之法首尾結構已能完好今詳所投諸作儘亦優贍宏閎而翦裁或欠整栗淘洗或未淨盡區區之意姑欲專功於製作務令早早成家則雖不必學習程文亦爲速取科第之捷逕也如何如何鄙患痰火之證

每冬增劇自前月初却食呻痛咳喘兼作昏昏如中煙霧多服藥物似有一分蘇醒而就不一日溘然將不免爲廢疾人亦惟一聽造物者處分耳奈何奈何呼倩作此不宣

昆侖集卷之十三

